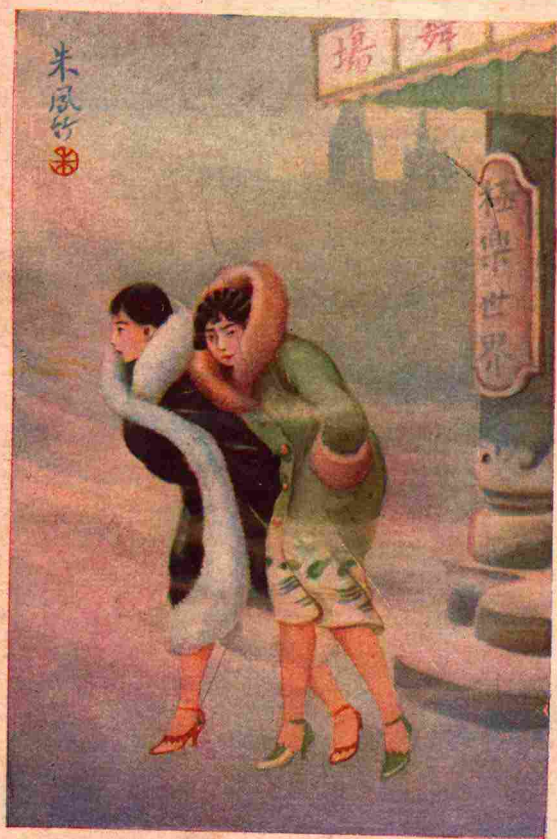


樂

徐卓呆著

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初版

四大小說名家傑作

喜怒哀樂

全書八冊

△定價大洋五元

外埠酌加郵費

此書

著者

喜……胡寄塵
哀……包天笑

怒……何海鳴
樂……徐臬臬

有 著

繪圖者

吳門朱鳳竹

作 權

不 許 翻 印

印刷者

大眾書局

出版者

大眾書局

發行者

大眾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
大眾書局

代售處

上海及各省

世界書局



樂

第二集 目次

- 第十一回 翻雲覆雨爛手忽成好手……地棘天荆有錢不及無錢
- 第十二回 娘子軍前懦夫洗臭脚……衆香國裏嫖客捉迷藏
- 第十三回 樓頭嬉戲男子拋彩球……殿上神通道人護票櫃
- 第十四回 欲看紅慧妓女驚心……不戴綠巾老爺滾蛋
- 第十五回 龍套多能表情十足……富翁好玩燒屋千間
- 第十六回 觀火登樓一宵痛快……塞茄賽馬萬衆周章
- 第十七回 乾爺大捧坤角走紅……團主無情行頭作抵
- 第十八回 天上人間柳樹精發浪……衣莊菜館大支票作威
- 第十九回 打鼓老報仇洋盤打傷……軟骨人治病玉皂軟化
- 第二十回 幾箱書本潤老百金……四個饅頭樂公萬歲




樂

第一集

徐卓呆著

第十一回 翻雲覆雨爛手忽成好手 地棘天荆有錢不及無錢

却說朱滌雲以爲紅珠的父親昨夜遇盜時被一自稱朱滌雲的人搭救。這一定是此人姓名恰與朱滌雲三字聲音相似罷了。不過這麼一來。倒便宜了我們。把一樁很難解決的親事。居然成功了。然而也有一件事情非常爲難。紅珠即問何事。朱滌雲道。你父親一向不肯答應這頭親事。因爲沒有看見過我朱滌雲這個人。不曉得我是好是歹。昨夜在緊急之際。忽然被那自稱朱滌雲的人搭救。他才曉得朱滌雲乃是一個義俠之士。因此肯把女兒給他。但是將來我就難了。你嫁了給我。他一見我的神氣。……昨夜或者在黑暗中。未必看清楚那俠客的面孔。不過他一看



我平常的態度。不像俠客。而且身體很瘦弱。那裏像一個會擒捉強盜的人呢。紅珠道。這倒不妨。世上很多有本領的人。往往平常都一點也不顯露出來的。直要到一朝有事。才肯把隱藏着的本領。一齊拏出來應用。試問我們將來結婚之後。我父親恰巧會在你面前再遇見強盜麼。決不會的。你不用擔心。二人這麼一談。自然對於婚姻的成就。已樂不可言。這一天。從銀光影戲院裏散出來。朱滌雲急急回去。要等候童子鈞的回音了。他們兩個人都以為昨夜救伯常的俠客。並不真的說朱滌雲。不過聲音相像罷了。但是在下的不得不奉告讀者諸君。昨夜那俠客。確是清清楚楚。楚說的是朱滌雲三字。並不是聲音相似。不過朱滌雲本人。實在沒有知道。這是彌陀寺裏金剛殿上那位成人之美的老樂幹的。老樂見朱滌雲與秦紅珠非常消極。婚姻不成。得不到樂境。而且要到情死的境遇了。所



以他周全他們。昨夜冒名朱滌雲來玩一下勇猛無比的俠客。那末那個強盜是真的麼。也是假的。此人也是老樂的同行。也是告化子。叫一隻手阿二。是老樂請他來演這麼一齣戲。慢來。昨夜的強盜。雙手都擎着手鎗。請問這一隻手阿二。怎麼幹得來呢。這裏應當有一個小小的聲明。阿二每天在街坊上討錢的時候。他坐在路旁。一隻右手。雖完好無恙。他的左手。五指都已爛去。只剩半個手掌。手掌上頭。還可以看見有三根骨頭。縮在鮮紅的爛肉之中。阿二把左手擱在一個鉢頭上。向路人行乞。大家見他可憐。就很有的人給錢。但是到阿二討完了錢。回到自己的草棚中去時。他的一隻左手。也完好無恙。與方才爛得骨頭也看得出的情形。大不相同了。這是怎麼一個講究呢。無非是一套騙人的戲法罷了。阿二本有兩隻手。但是從討飯營業上講起來。不是殘疾的人。就很不容易得到路人



的可憐。於是阿二要化裝成一隻爛去指頭的左手了。化妝的時候。先把左手握成一個拳頭。然後取三根鷄腳骨。這是飯店裏去討來的。將鷄腳骨塞入三個指縫中。使骨頭一端圓的地方。露出在外面。於是將許多蠟燭油塗在拳頭外面。把拳頭上五個指頭。一齊塗沒。單單露出三根骨頭。便像爛去了手指。只剩幾根骨頭了。蠟燭油紅色的居多。塗在上面。很像爛肉。但是還怕牠要乾。因爲一乾。就會不像爛肉。所以他手的下面。必定有一只鉢頭。鉢頭之中。滿滿的是灰。灰裏藏着一個燒紅的炭基。用這炭基烘着。他手上的蠟燭油。永遠不會乾了。阿二的商標。是一隻手。因此大家叫他一隻手阿二。其實他昨夜假裝強盜的時候。明明是兩隻手都擎手鎗的。老樂昨夜這麼一來。倒也用了些本錢。阿二身上一身衣服。是用芮其鍾的名義。向衣莊上去租來的。還有兩柄手鎗。全是假貨。玩具店



裏買的。每枝三毛錢。老樂用了這一點錢。總算把一對男女的婚姻定奪了。再說那一位富翁錢恆如。自從那一天在銀光影戲院中得到了芮其鍾的書信。幸而脫險後。那芮其鍾就借此爲由。常到錢府去拜望恆如。恆如與他談談。非常的相信他。所以芮其鍾差不多成了錢恆如旁邊一個門客了。不過芮其鍾不能天天去。他有他的工作。他有他的樂趣。要有暇時才肯去見恆如。見了。二人必定大談特談。這一天恆如對他說道。我有這一點家當。真是苦極。強盜綁匪。常來光降。弄得我寸步難移。一出門就有危險。每天躲在家中。宛如牢獄中一個囚犯。身體不自由極了。想想前途。竟一點沒有樂趣。請你替我計畫有什麼辦法。可以使得我身體自由。常言道。不自由。毋寧死。我覺得不自由。比什麼都難受。芮其鍾一聽。想了一想。答道。東翁。您的一切苦痛。都是從財產上來的。假使把你財產一



齊送掉了。成一個光身體。包你隨便走到那裏。決不會遇盜賊綁匪。他們本來不要你的人。乃是要你的錢啊。你把罪惡的財產。一去掉。盜賊既不來和你親近。你自己也安樂了。恆如聽了。點頭道。你的見解。確是不凡。從前我也把這層意思。請教過好許多人。他們都說得不對。有的勸我逃到外國去居住。有的勸我自己練習開手鎗。他們都不是根本辦法。今天一聽你的高論。確是很有意思。但是原則是明白了。這方法又應當怎麼樣呢。芮其鍾道。方法多得很。不能一概而論。並且你有一百多萬家產。用一個方法。萬萬去不掉。然而總而言之。所謂方法。無非是用錢罷了。恆如欣然道。好極了。用錢本來是我很高興。而且要用得痛快。用完了錢。便可以使我身體自由。毫無危險。那是更樂了。不過用錢不難。用錢要用得有趣。就難。請你先替我想一個用錢之法。要痛快而有趣。用得多些。不成問題。



芮其鍾道。最容易傾家蕩產的是賭場。不過賭場裏是賭錢。不一定會輸。不痛快。不有趣。其次足以傾家蕩產的。當推妓院。我們何不先從妓院入手玩一下。恆如道。嫖堂子。太平凡。玩不出什麼趣味來。而且麻煩得很。不痛快。芮其鍾道。不能用普通的玩法。照我的意思。東翁不妨把全市的大小小妓院。一齊包下來。包這麼一個月。只由你一個人去嫖。其餘無論何人。都不許他們踏進去。豈不有趣。玩得好。不妨再玩一月。總看這方法。痛快不痛快。有趣不有趣。恆如一聽。拍手叫好。說道。虧你想出來的。嫖堂子的確要這樣的嫖。才好算得偉大。把全市的大小妓院一起包下來。只許我一人獨嫖。那真痛快極了。有趣極了。這樣的嫖法。實在是開嫖界的新紀元。可以笑煞老鴇。嚇壞烏龜。最好玩是平日一班嫖慣堂子的人。使他們一處也踏不進去。又是發急。又是羨慕我。這種現象。一定很可笑的。



恆如說到這裏。問芮其鍾道。那末你可曉得全市的妓院。包他們一個月。要多少錢。我總得有一個預算啊。芮其鍾說道。這倒不曉得。其實容易得很。只消請府上的帳房先生去打聽一下。就明白了。然而也不用去算他。你一百多萬家當。決計在這一個月內用不完的。何用擔心呢。況且你的目的。無非在用光。那就更用不着預算。用了不完。儘可再想別的痛快方法。有趣方法去用。用了不够。也不用擔心。你若負了債。你家產已完。還怕什麼。債主斷斷不會在你身上割肉去抵債的。而且你若不負一點債。你就是說自己財產光了。那些強盜綁匪們。恐怕未必相信。總以為你是裝窮。到他們一打聽得你在外面當真欠了債了。他們自然就此不再來注意你了。所以你將來用完了財產。還不能算達到目的。必須要負了債。才可以免去禍患。你看對不對。恆如聽了。很佩服芮其鍾的主張。並且告訴



芮其鍾說。你不要着我不起。我以為錢恆如是一個有錢人。有錢人必定是飯桶。一朝失去了財產。沒有吃飯的本領。一定要餓死的。那知我錢恆如。現在雖是一個百萬以上的富翁。吃的穿的。都要人家送過來。自己一點也不會動手。須知我還有兩種看家本領。這兩種本領的裏頭。會了一種。已經可以騙一碗飯吃吃了。何況我錢恆如竟精通兩門。那裏還會餓死。你道我會的是那兩門。文不是拆字。武不是充僕役。這些都是人人會的普通玩意。我的兩種是專門本領。我文會辨別古董。武會種花樹。這兩種藝術。我是花了萬頭千頭的銀子學來的。不是自己誇口。本領着實不錯。所以我一朝把財產很痛快的弄光了。一點不必擔心。不但可以吃飽肚子。還可以養家活口。你想。我到古董店裏去做一個夥計。我這一副眼光。不是很綽乎有餘麼。即使退一步。我去到人家花園裏做一個花樹匠。



也是很高尙的職業啊。說罷。他哈哈大笑。芮其鍾也笑着道。你老人家既是。有這麼兩樣吃飯本領。其實也老早。可以把財產送光了。倒可以少吃許多驚嚇。早幾年快樂了。現在的時代。做有錢人。實在沒有意思。這一天。芮其鍾辭去後。錢恆如就把自己家裏的帳房先生請來。帳房先生陶子良。卸去了眼鏡。放去了帳簿。搖搖擺擺。踱到錢恆如那邊來。恆如就說。我現在要打算做些慈善事業。救濟救濟貧民。所以要煩你出去調查一下。陶子良卽道。是了。施粥施米施衣。從前老太太都辦過。我很熟悉。恆如笑道。不對的。是施錢。陶子良應道。施錢也好。只要到貧民窟裏去調查好了。恆如仰面大笑道。我的施錢。不是施銅元。乃是施鈔票。佈施的地方。不在貧民窟。乃是妓院裏。子良聽了。還是不明白。說道。妓院裏却是常常有乞丐們進去討錢。那是範圍太小了。恆如搖頭道。不對不對。你真纏不清楚。




我的意思。因爲一班吃堂子飯的人。操皮肉生涯。最爲可憐。所以打算要周濟周濟她們。但是倘使用救濟貧民的方法。也像發施米那麼一家一家的把鈔票送去。那是不但她們要怪訝。而且還要生氣。萬萬不可直接。必須轉一個灣。現在第一步。你先替我去調查全市的妓院。打聽他們一家一家一個月要多少錢開銷。調查之後。我就花一筆錢。把全市的妓院包他一個月。他們不必做生意。可以玩一個月。豈不是我救濟了他們。陶子良聽了。不很明白。說道。你給他們一個月的錢。他們的開銷是有了。其餘做生意下來的錢。盡是盈餘了。對不對。恆如說。不許他們再做生意了。子良道。我更不明白。你貼還了他們的開銷。不許他們做生意。不是他們仍舊沒有好處麼。有什麼救濟不救濟呢。恆如到此時。才直說道。我老實告訴你罷。我打算大嫖一嫖。把本市所有的妓院。一起由我包他們一



個月。只許我一個人去嫖。不是很別開生面麼。事前自然應當有一回調查。有一回接洽。這件事情。非請你去辦不可。不過我實在怕你。怕你一聽得我要嫖。你一定說當初老太太臨死的時候。怎樣怎樣託我的。你怎麼又要嫖了。我想避去這些話。所以和你繞圈子。那知繞到後來。還是只好直說。現在你明白了麼。陶子良點頭道。明白了。恆如忙道。你別怪我。我的目的。並不在嫖。無非要用掉一點財產。我的財產不減少。我生命的危險。也不會減少。這層意思。你總該知道了。快替我去辦罷。陶子良聽了。便唯唯而退。竟出乎恆如意料之外。一些也不說什麼。實在陶子良這人。頭腦除了算帳以外。就非常簡單。就是現在。他只曉得恆如要叫他調查接洽全市的妓院。包一個月要多少錢。究竟恆如什麼意思。他還是弄不清楚。他回到帳房中。換了一件衣服。就躡將出去。一到街上。他暗想。這件事情。



倒很難下手。一家一家我一個人都去調查到。一來沒有這許多工夫。二來恐怕還有遺漏。這怎麼辦呢。他正在爲難。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了。有一天朋友請他吃花酒。在妓女綺雲家裏。子良無意中發見一個人。就是綺雲家裏一個包車夫。是陶子良家裏故客的鄉鄰。所以認得的。而且曉得他叫陸阿龍。子良一想。無處可以打聽。倒不如我去找陸阿龍。私下先打聽打聽綺雲那邊的開銷。然後再打聽他們的團體。他們一定有公所或是工會的。我是全市的事。打聽一。二家不濟事。一定要向他們的領袖人去說話才對。由他們公所裏或是工會裏發一個命令出來。也沒有什麼難處。事情就容易辦了。子良打定了主意。便到綺雲處來找陸阿龍。不料陸阿龍鄉下去了。子良遇見一個燒飯的。問他何事。子良一想。阿龍不在。姑且問問他罷。卽忙說道。我找陸阿龍。意欲打聽他一件事情。那燒飯的



倒也很熱心。便道：「你有什麼事打聽我好了。」陶子良見燒飯的來得殷勤，他便笑盈盈的走前一步，低聲問道：「我要打聽你，譬如像這裏一所妓院，一個月要多少開銷？」那燒飯的聽了，非常高興，即道：「你莫非也打算開堂子麼？」陶子良一想，倒靨，我打聽這裏堂子的開銷，他竟以爲我要開堂子，難道也當我是一只烏龜麼？即忙搖頭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，我是人家託我打聽的。」那燒飯的笑着道：「你別滿我，我看得出神氣的。」陶子良暗道：「真是該死，我的神氣是像開堂子的麼？」子良正在不快，那燒飯的又道：「你們在什麼地方？如果缺少相幫的，我可以荐兩個熟手給你們。」子良一聽他越說越不對，所答又非所問，便不願再去理他，回身就走。只聽得那燒飯的在後面喊道：「你要打聽什麼？到茶會上去好了。」陶子良頭也不回，只管向前走。但是這燒飯的最後一句話，子良聽得很有用處，而且使他聽了，就有了



辦法了。因爲子良從前聽得一位朋友談過。說那些妓院裏的龜奴。也都
有茶會的。如此看來。或者他們不見得有什麼公所工會。那茶會是一定
有的。陶子良的那一位朋友。姓劉號康甫。是開菜館的。菜館與妓院有連
帶關係。自然接洽的時候也不少。所以曉得他們有茶會了。子良聽了茶
會二字。一觸機。就想不如我此刻去訪劉康甫。康甫一定會曉得他們領
袖的人。託他介紹。或者託他計畫怎麼辦。必定比我自己一個人亂跑的
好得多。陶子良一打定主意。好在路不遠。便趕到劉康甫家裏去。一踏進
門。恰巧見康甫正在那裏替一個小孩子換尿布。一見子良。未免有些慌
張。急急把尿布塞好。抱了孩子。再招呼子良。子良見他在那裏男做女工。
不免問道。尊夫人呢。康甫指着小孩子道。他娘有些胃氣痛。躺在床上。睡
着了。所以我在此代勞。子良一坐定。便啓口道。我今天特地和你商量一

件事。康甫忙問何事。子良說道：我曉得你妓院的情形是很熟悉的……
 ……子良話猶未了。忽然康甫起一隻右手。在子良嘴上一按。輕輕湊到
 他耳畔說道：住口。被我們內人知道了。就有大禍。有話我們外面去談。子
 良一見他這麼鬼頭鬼腦。方始想起來了。劉康甫本來是極怕老婆的。此
 刻他老婆躺在床上。我說他熟悉堂子情形。萬一被他老婆聽得。却是不
 得了。連我也要遭殃的。子良頓時不開口。側耳一聽。樓上沒有什麼聲音。
 便低聲反問康甫道：沒有聽得麼。康甫點點頭。子良方始故意高聲道：康
 甫。今天要請教你一件事。打算和你上茶館裏去吃一碗茶。借此細談。
 好不好。康甫聽了。有些躊躇。說道：不過內人睡着了。小孩子沒有人抱。總
 有些不方便。待我上樓去看看內人醒了沒有。康甫正要舉步。忽聽得樓
 上很響的聲音。叫道：下面什麼人來了。這是劉家奶奶的聲音。康甫忙應





道。老友陶子良在此。不料康甫這麼一說。突然樓窗上擲下一樣東西來。
欲知究竟爲何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老名家之作品 果然不錯

如看此二回 即可想見本書全部之精彩
斷非亂登廣告之市上俗本所可及

何

特價
千部

從速
來購

?

全書六大厚冊，一千六百餘面，

五十餘萬言，原價六元，現售

特價
三元六角
函購寄費
二角三分

此券係償還諸君
索閱樣本時之寄
費祇能購買反倭

壹角券


袍小說時抵價不
能兌現亦不能用
以購他種書籍

每購一部祇能搭用此券一張



第十二回 娘子軍前懦夫洗臭腳 衆香國裏嫖客捉迷藏

却說劉康甫聽樓上夫人問及下面來的什麼人。康甫一說是陶子良。頓時樓窗上有一樣東西。從天井裏擲下來。落在地上。碎的一聲。原來是一只磁痰盂。碎片向四面飛起來。接着又聽得樓上厲聲叫道。娘子娘。不是老婊子麼。你以爲老婊子就可以和她交朋友麼。我不答應。劉康甫一聽。嚇得嘴唇都變得白色了。向陶子良輕輕道。我內人聽錯了。她把你陶子良三字。聽做婊子娘。當你是一個女人。所以生氣了。請你聲明一下罷。陶子良一聽。又好氣又好笑。怎麼會把我陶子良三字。當做婊子娘呢。今天實在是。我倒霉的日子。子良也曉得康甫自己決沒有聲明的勇氣。只得自己來了。他高聲向上面叫道。嫂子。是我陶子良在此。你聽錯了。說罷。把腦袋探到天井中。打算望望上面。以爲她或者在窗口。但是一想到不要



有第二只痰盂擲下來。子良的腦袋立刻縮進來了。其時樓上那位悍婦聽了陶子良的話也不接嘴。只聽得樓板上有足步聲。她下樓來了。她走到半樓梯。自言自語的說道。究竟不知是什麼人。我非親自看看不可。她走下樓來。陶子良一看見她衣服還沒穿整齊。真是床上跳下來的。子良忙迎上去道。嫂子。你聽不出我的聲音麼。那劉家奶奶一見果是陶子良。便陪笑道。對不起。實在近來常常有一班惡友來引誘他。所以我總得嚴厲一點。子良道。不妨。你幸虧叫我婊子娘。倘使叫我婊子養。我就不答應了。劉家奶奶也笑道。這實在是聽錯的。子良道。聽錯三個字。一只痰盂就送掉了。劉奶奶眼睛對桌上一看。很生氣的向丈夫道。怎麼客人來了。你茶也不倒一杯。康甫聽了。打算把手裏的小孩子授與老婆。然後自己去倒茶。但是怕老婆要生氣。只好抱着孩子去倒茶。這時候陶子良一想。今



天我有事求康甫。只得我來想法子了。忙問劉家奶奶道。今天我意欲和康甫兄談一句話。所以打算與他一同到茶館裏去談談。劉家奶奶卽道。談話大概是正經的話。那末何不就在這裏談。爲什麼一定要到茶館裏去呢。陶子良道。其中有個緣故。我還有一位朋友。也要請教康甫兄。他已在茶館裏等候了。這時候恰巧康甫去倒茶。燙痛了小孩子。小孩子哭起來了。劉家奶奶急急過去。把小孩子搶來。罵了幾聲。才說道。去寫請假條子。康甫把手中的茶送給子良後。便到裏頭去了。子良見康甫要出去。須得在老婆面前請假。可見他們的家庭。已很進步。早應用着科學管理法。咧。劉家奶奶問子良道。你們談話要多少時候。子良想了一想。說道。大約一點半鐘。總可以完了。只見康甫拏了請假條子和筆硯來了。原來這請假條子。也很攷究。是用鉛字排印的。只消填填日子鐘點和事由等好了。



康甫見夫人對於一點半鐘沒有反對的口氣，便寫了一點半鐘寫罷。授與劉家奶奶。奶奶再授與陶子良道。今天的保證人除了你還有什麼人呢。請你在這請假條子下面簽一個名。陶子良一看這請假條子上。在請假人劉康甫的姓名旁邊有保證人字樣。其時劉康甫已把筆授過來。子良不明白責任的輕重。不敢就寫。問劉家奶奶道。保證人保些什麼。丈夫踏出門去。用了請假條子。已經鄭重其事了。怎麼還用得着保證人呢。劉家奶奶道。保證人要保他確守時間。如果到了一點半鐘不回來。惟保證人是問。陶子良攔着筆道。這我可不能擔任了。劉家奶奶面孔一扳。說道。那末沒有保人。請假難以照准。所謂應毋庸議。今天不許出去。陶子良一聽得不許出去。事情便僵了。只得不管三七二十一。應道。如此沒法了。說罷。他擎着筆。就把自己的姓名。在請假條子上一簽。劉家奶奶在旁邊說。



道你自己有事。要來邀他出去。再不肯做保證人。這是那裏的話呢。陶子良見手續已經辦妥。打算和康甫走了。說道。那末。嫂子我們去吃一碗茶。准一點半鐘。把人交還給你好了。劉家奶奶聽了。點點頭。再對康甫說。你早些回來。我今天要洗脚咧。她說罷。康甫方始和子良出來。一走到外面。康甫埋怨子良道。你怎麼如此不留心。竟會在我家中說出我熟悉妓院的情形去。今天幸虧沒有被她聽得。否則不獨是我不得了。就連你也要吃些苦頭了。子良即道。康甫兄。你是一個大丈夫。怎麼會怕起老婆來。你在外面。也是一個場面上的人。就像你在店中。誰不對你恭恭敬敬。當你是一位老板。怎麼你一到家中。便嚇得像小鬼一般。儘她發脾氣。嚮都不敢嚮了。我們旁人在旁邊看看。也覺得代你有些難受啊。康甫聽了。嘆一口氣道。並不是我怕她。實在她太凶了。無論那一個男子娶了她去。總不



得不怕她。即使你老兄有了這麼一個老婆。也要叫你不能揚眉吐氣了。陶子良笑道。我娶這樣的老婆麼。我沒有這種福氣。你說她凶。她又不是老虎。能够把你生吞活吃麼。她凶到十二分。你不能兇到十四分麼。康甫搖頭道。你到底還是外行。不曉得她們有幾種拏手本領。一樣樣做出來。可以使你鐵石人也會變橡皮人了。子良就問他那幾樣的本領。康甫道。第一是嚎啕大哭。可以哭得人走頭無路。第二便是應用着她的响喉嚨罵人。罵得鄉鄰人家。家家聽得。我想丟臉不丟臉。第三樣本領。就是尋死投河奔井。上吊服毒。你怕弄出人命來。就可以把你征服。第四她就一天到晚不吃飯。看你肉痛不肉痛。第五。是躺在床上。一動也不動。可以連躺八九天或十幾天。你不屈服。她總不起來。這五種本領。她們有兩句歌訣。叫做



一哭二罵三上吊 四不吃飯五睡覺

據說一個婦人。只要能够這麼五德俱備。那是無論何等樣的男子。無有不被她征服。其實也不必全材。就是有了三種擅長的。已經足够受用了。子良忙問道。嫂夫人怎樣。是否各科平均分數在六十分以上。康甫道。內人只有四樣。她不吃東西。是辦不到的。她生平最貪吃。所以其餘四樣。都很來得。惟有這不吃飯。絕對不行。別說是要她不吃飯。就是要她少吃一點雜食。她就辦不到了。子良聽到這裏。忽然想起臨行時。劉家奶奶的一句話來了。問道。方才她說今天要洗腳。是什麼意思。康甫道。她實在把我當做奴隸看待。洗腳是要我替她洗的。而且臭得異乎情常。你想難受不難受。萬一我臉上有些怕臭的神氣。被她看了出來。她一定很生氣。要和我鬧這麼一夜了。子良說道。夫婦到了這步地位。實在太乏味了。你早已



沒有生人的樂趣。總得想個法子才行啊。康甫道。實在沒有法子了。子良說。怎麼沒有。法子很簡單。只消你兇過她的頭。她要哭。你就碰檯拍棹。聲音罩過她的哭聲。她要罵。你喉嚨要比她罵得更响。他上吊。你可以幫她去繫繩子。他要不吃飯。他要暈在床上不動。你不妨將房門鎖起來。你這麼一幹。包你不到半個月。她可以怕你。你快些聽了我的話。回去這麼試罷。康甫躊躇道。這是辦不到的。我實在沒有這樣的勇氣。子良不快道。那末難道你一世情情願願的去受她欺侮麼。康甫道。我自然不甘心。但是這也沒法。我也明知此刻很苦。倘使去了這悍婦。自然我就有樂境。不過我決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解除我的苦痛。只有聽天由命。將來說不定會有什麼機會。使我得到樂境的。子良嘆道。你自己不去開關樂境。要靠天。那就渺茫了。二人談談說說。到了一家茶館門口。二人到樓上坐下泡



了一壺茶。康甫便問道：子良兄，你今天到底怎麼一回事。說我熟悉妓院情形。子良就把主人錢恆如要包全市妓院的話說了一遍。又道：敝東要我去調查接洽。我一想，只有曉得了他們的公所或是工會或是茶會。與他們的領袖接洽，可以便利些。否則人太多了，人多口雜，恐怕主張不同。難成事實。因此想到你老兄與他們一向有往來，所以要煩你介紹他們的領袖和我談談。康甫聽了，默思一回，才說道：他們既沒有公所，又沒有工會。茶會雖有，這並沒有組織的。所以什麼人領袖，連他們自己也不曉得。照我看來，你這件事，要和他們接洽，無論如何談不成功的。他們各有各的意見，你能使他們一致麼？倘使要逐家接洽，那非幾個月不行。這麼幹去，恐怕令東對於老兄，一定有閒話了。子良一聽，大爲失望，默然良久。才道：依你看來，可有什麼方法？康甫說道：如果金錢不計較多少，那我就



有辦法了。子良卽道。我們做東。本來是好玩。金錢的多少。當然不成問題的。康甫說道。如此就好辦。我們不妨仿照造房子的方法。把這一件事情。包給一個什麼人去辦。情願讓他賺一點錢。但是一切責任。要他負的。他去怎麼開銷。我們不管。你看此法可好。子良一聽。覺得倒也不錯。我們直接也不會便宜。而且無人負責。這麼一來。雖則價錢貴些。我們容易辦得多了。卽忙問道。法子很好。但不知可有這麼一個人。康甫道。我想起一個人來了。此人是個烏師。叫做杜巧生。有四十多歲了。是個老資格。堂子裏誰不認得他。大家都要叫他一聲巧生叔。不如與他商量。他必定有相當的計畫。或者索性就包給他。由他去辦。子良忙說。我們不妨去找他。但不知他住在那裏。萬一路途太遠。在今天的一點半鐘之內。幹不了。只好明日再行請假了。康甫微笑道。請假。你道是容易的事麼。這不是一定准



的萬一我們內務部裏批不准。豈不是要把你東家的公事耽誤了麼。但是你放心。巧得很。那杜巧生常常在這裏對門一家酒店中吃酒的。我不妨叫堂倌去找他來。子良一聽。自然很高興。欣然道。那末費心了。劉康甫就把堂倌叫來。問他道。你可認得杜巧生。堂倌道。杜巧生麼。他在對面酒店裏喝酒啊。劉康甫點頭道。是的。你去請他過來談談。你說劉康甫在此候他。堂倌答應而去。不一回。走來一個皮色黑沈沈的矮胖子。混身穿着黑色衣服。劉康甫馬上立起來招呼。陶子良曉得此人一定就是杜巧生了。康甫請巧生坐下。然後介紹道。巧生哥。這一位是我的老朋友陶子良兄。今天有事要相煩老哥。所以特地託我介紹。請老哥來談談。巧生一聽。慌忙向子良招呼。康甫再說道。我們子良兄的東家。就是錢百萬。你總曉得的。巧生應道。錢百萬。可是那錢恆如。康甫忙點頭說。一點不錯。今天要



相煩的事。也是他東家的事。只因錢恆如近來嫖得起勁。忽發奇想。打算把全市的妓院。一齊包下來。杜巧生訝道。包下來做什麼。康甫道。自然是做大老官。打算一個人獨玩啊。他說到這裏。笑着說道。決不會包了下來。自己再另碎賣給人的。杜巧生還是不明白。再問道。他一個人怎麼來得及玩這許多姑娘呢。康甫搖頭道。不是一定要個個玩到。天天玩到。無非是他花了錢。擺闊而已。巧生此刻有些明白了。點頭道。那容易得很。誰不願意拏了錢吃現成飯呢。但是要包全市的妓院。這費用着實不小。錢百萬雖是家當多。怕也不能玩長久罷。其時陶子良插嘴道。打算先包一個月試試。杜巧生便問道。那末你們二位要和我怎樣的商量。康甫才道。這件事情。錢恆如託我們子良兄經辦的。子良兄一想全市的妓院。家數也着實不少。倘使一一去接洽。決計沒有這許多工夫。我的意思。最好找一



個相當的人。請他包辦。巧生哥。我想這一批生意。只有你來了。你可高興包辦一個月試試。巧生想了一想。說道。姓錢的包了去。無論什麼人。不能放他們進去了。這包的人也要負責任的。康甫就說。那是自然。子良即道。請你估估價。一個月要多少錢。包費。杜巧生伸出指頭來一算道。一共算他有六十家。每一家的包價。平均四千元。就至少要二十四萬。康甫聽了說道。二十四萬不貴。這麼驚天動地的大舉動。也只有二十四萬啊。那麼你可願包。杜巧生默想良久。答道。包也不妨。不過這價錢。可不能再少了。我也得臨時組織一個事務所。辦理一切事務。我至少也要雇用這麼二十個人。一天到晚要在各妓院暗暗查訪。有沒有人私做生意。所以我的開銷也很大。二十四萬元。說不定會虧本啊。陶子良見杜巧生有意包辦。價錢也有了。便曉得今日之事。可以告一段落。而且時候不早。劉家奶奶



所限的時刻快到。不要害劉康甫回去受罪了。便向杜巧生說道。那末我明白了。等我回去向敝東商量後。明天我親自到對門酒店裏回覆你好。了。今天康甫兄家裏還有事。我們就此散罷。杜巧生一聽。便立起來。劉康甫也恨不得早些回去了。杜巧生搶惠了茶錢。三人一同出門。到門口分路。陶子良回去。向錢恆如一說價錢。恆如並不嫌貴。很願叫杜巧生包辦。所以第二天陶子良帶了定銀到酒店裏去找了杜巧生。與他談定。從下月一日起實行。這一天付了定銀。約三日後訂合同。訂合同時。先付包銀三分之一。杜巧生便去安排一切。因為離下月一日只剩十天了。他不得不趕快去接洽。而且事前要非常祕密。萬一被什麼人知道了。他有意惡作劇。把重要的幾家。他先花幾個錢包了去。有意和錢恆如為難。杜巧生也要大大的失面子了。總算杜巧生手段靈敏。人頭又熟。所以不多幾天。



都被他一一談妥。付了定銀。一家也沒有漏掉。外面那班花天酒地的朋友。還糊裏糊塗。消息靈通一點的。到月底才知道。也無法可想。消息遲鈍的。到了第一天。被一家一家謝絕。細細打聽了。才知道被錢恆如包了去。那些人怎麼忍得住。宛如吃肉朋友。遇到斷屠。要買鹹肉吃。他們見一向熟識的妓院。既被錢恆如包了去。決計想不到他會全數包干淨的。所以再去尋小一點次一級的。那知不論大小。都被錢恆如收拾了去。那班嫖客無處可嫖。不免暗暗要罵錢恆如了。說道。妓院是公開的。都被他包了去。難道叫我們嫖他的老婆不成。也有人說。他這麼樣的愛嫖。把全市的妓院都包了去。何不自己去開一家大妓院呢。這一班嫖客的詈罵。錢恆如那裏會知道。他從第一天起。便興高彩烈的坐了汽車去走馬看花。家家走到。每一家。不過坐一二分鐘。他對於幾個姑娘。不過像點名那麼的



見一見面罷了。他這麼玩了三四天，便改變方針。他不出來了。把全體妓女。叫堂差叫到家裏來。開一個羣芳大會。有時錢恆如高興。便在花園裏一片草地上。玩捉迷藏。叫全體妓女。各人拏了一條手巾。去遮掩了眼睛。如有人捉得到錢恆如。賞銀一千元。於是一班妓女。十分踴躍。都想要捉到錢恆如。起初還不容易捉到。後來她們都將眼睛上的手巾移上些。可以偷看。就極容易捉到。因此錢恆如每玩一次捉迷藏。總要賞去二三萬元。其時就有一個妓女對錢恆如說。何不你來捉我們。捉到何人。便賞她一千元。錢恆如依了她一試。不料恆如自己用手巾遮着眼睛捉去。非但極容易捉到。那些妓女們要得賞錢。一齊圍上來。把中央一個錢恆如。圍得動也不能動。近身的人。個個要討賞。錢恆如說。這一個方法有弊。我另外有一個妙法在此。欲知錢恆如說出什麼妙法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三回 樓頭嬉戲男子拋彩球 殿上神通道人護票櫃

却說錢恆如見自己去捉妓女們。妓女們都故意圍到他身體周圍來。弄得他手都不能動一動。觸到什麼人。就是一千元。所以他不願意了。卽忙對她們說。這個方法不妥當。我要換一個新鮮玩意兒了。那些妓女們急忙問他怎樣的新鮮玩意兒。他也不說。先把一羣妓女領到園中一座高樓之前。叫她們都聚集在這樓前的平地上。錢恆如自己到裏面去了。歇了一回。忽見樓上有人開窗。大家看時。就是錢恆如。錢恆如向她們說道。你們各人站在這樓前。不要離開。我再給你們看一樣東西。恆如說罷。他又去擊了一個紅紅綠綠的東西來。擊在手裏。大家看時。原來是一個紅綠綢子做成的彩球。恆如叫道。我今天要學那王三小姐拋彩球了。我在這樓上把彩球拋下來。拋中你們下面的什麼人。就賞這人一千元。王三



小姐是女子拋在男子身上。我是男子拋在女子身上。這一個方法。不是新鮮得多麼。方才的捉迷藏。同時可以觸到好幾個人。此刻的拋彩球。一次只會拋到一個人。沒有弊病。完全得多了。大家一聽。那些站得遠的。都要擠到前面來。預備被他拋中。錢恆如又叫道。那麼我要來了。拋中什麼人。就有一千元。忽然有一個妓女道。這還不很妥當。從前王三小姐拋彩球。拋中什麼人。就嫁給什麼人。你拋中了我們。單單賞一千元。還不好。照我的意思。纔當拋中何人。就娶她爲姨太太。恆如聽了。也不回答什麼。不過一笑而已。他曉得那些妓女野心勃勃。單單賞錢。還不满意。索性要嫁給我了。我那裏娶得盡這許多。一天拋中十個人。就娶十個姨太太麼。那是一個月要有九十個了。決計不行。恆如想定念頭。再把彩球高高舉起。叫道。我立刻就拋了。你們大家預備來了。一二三。錢恆如喊到三字。把彩




球向空中一拋。落下來。恰巧落在一個穿妃色衣服的妓女身上。恆如一看此人。倒覺得是一個絕色。不曉得她叫什麼。便自己走下樓去。到那妃色衣服的妓女面前。見她手捧着球。對恆如嫣然一笑。恆如雖一些沒有娶姨太太的心思。不過現在拋中的人是一個絕色女子。她倒有些心動。暗道。像這樣的姨太太。倒娶她來也未爲不可。恆如心裏這麼想着。就問這妓女道。你叫什麼。那妓女回答道。我叫綺雲啊。說罷。把彩球授還恆如。恆如也就上樓去拋第二次。他對於綺雲。自然等完了之後。賞她一千元。這一天錢恆如却是樂極。用錢用得痛快而有趣。是他樂的方法。財產一天減少一天。是他樂的目的。這時候最不快活的。當然是一班色迷迷的嫖客。他們一處也走不進。只得改變宗旨。去換別的消遣法了。還有一個。人倒樂得也不亞於錢恆如。此人不是別的。就是綺雲老九的情人常笙。



伯平常日子。綺雲是很忙的。一忽兒出堂差。一忽兒擺酒。實在與笙伯見面的時候極短。此刻自從被錢恆如把全市的妓院一包。她倒有了工夫了。因爲只消敷衍一個錢恆如。其餘的客人。用不着對付了。錢恆如過來。就出來應酬一下。錢恆如把她叫去。她也去應酬一下。其餘一有工夫。都躲在小房子裏和常笙伯尋樂。綺雲的對於錢恆如。真不過是到到場而已。一點也沒有殷勤的樣子。因爲人實在太多。你一個人只管殷勤。恐怕他也未必會知道。所以綺雲每天來見錢恆如。差不多是扮木頭人。她把自己的精神。完全用到小房子裏常笙伯身上去了。他們倆在小房子裏的光陰。倒有一大半是商量着如何可以贖身。常笙伯左思右想。總覺得除了自己開業後積些錢起來以外。竟沒有穩妥的辦法。不過這一個法子。日子太長久。恐怕那把綺雲當做搖錢樹的鴇母。一定等不及了。有一




天就是拋彩球的第四天。綺雲忽然臉色蒼白的到小房子裏來。一見常笙伯。嘆一口氣道。我們二人怕要分離了。常笙伯聽了。大驚忙問什麼緣故。綺雲道。昨天錢恆如來找我母親說要娶我去。母親不是對着別的人也常說的麼。身價銀子非八千不可。那知我母親還沒有開口討價。那錢恆如自己先說價錢。對我母親說。肯出四萬。你想母親本來只消八千元。現在一加五倍。她那裏會不快活。自然一口應承了。常笙伯一聽也默默無語。歇了好一回。他才啓口道。你身體不能自由。你母親又是只認得金錢的。自然我該倒霉了。我與你既到了這麼地步。我是無論怎樣不會再娶的了。但是我決不怨你。你是沒有自主之權的。這一天二人到底抱頭哭了一場而散。第二天常笙伯到外面去打聽。打聽錢恆如娶綺雲老九的消息。據一個常在錢宅出出進進的人說。錢恆如包了全市的妓女。玩



得非常高興。本來第一個月滿後。打算再連一個月。後來不知怎樣一來。他忽然注意到綺雲一個人身上去了。所以他第二個月並不蟬聯。到第一個月滿期後。就要娶綺雲回去了。常笙伯得了這個消息。便一氣氣出了病來。那時節。綺雲被搗母監視着。不許她出來。所以連笙伯的病也無從知道。搗母曉得平日綺雲與常笙伯有鬼鬼崇崇的關係。此刻綺雲是價值四萬元的人了。萬一被姓常的把綺雲誘拐了去。豈不是我頓時失去四萬元麼。所以搗母絕對使她們二人隔斷信息。綺雲也不曉得笙伯生病。笙伯臥病在床。無非怨恨自己鬪不過金錢的勢力。他一天一天病着。當真過了一個月。錢恆如不再包全市的妓女。他娶了一個綺雲回來。獨自消受了。這幾天。那位一心想做議員的秦伯常先生。因為選舉的期限已近。就是下星期日。相距只有五六天了。所以他忙得不得了。天天東



奔西走的運動。朝晨出了門。要晚上才回去。實在他的脾氣也很特別。他不獨是希望中選。他一定要最多數中選。才算能夠滿他的意。這是何等的難事呢。上一次他運動到一個次多數。他就氣得不就。所以這一次。他差不多拼命的運動着。萬一他再得不到最多數中選。他竟可以氣死。小而言之。也可以氣成瘋病了。這一回。他爲着運動選舉。着實用了許多錢。但是選舉還沒有投票。他預備的錢。已經不够了。然而秦伯常勢成騎虎。不肯不幹。倘使因爲金錢的力量不足。就此罷休。那末已經用去的。不是一齊落了空了麼。所以他現在手頭周轉不靈。就是借債。也要做的。有一天。秦伯常便去訪他一位老友俞崇一。這位俞崇一。是一個資本家。什麼生意都做。財產也不少。平日秦伯常偶然缺乏金錢。往往到他那邊去移借的。俞崇一最初是做絲生意的。後來出了人造絲。中國的蠶絲。銷路就



一落千丈。俞崇一便去做金子生意。不料金貴銀賤的風潮。突如其來。俞崇一虧損了不少。他就不敢做冒險的投機生意。他打算穩當些。便改營地產。不過聽說近來他的地產。做來也不甚得意。這一天。秦伯常一見俞崇一。二人坐下來。閒談了一回。崇一便問他選舉的情形。伯常聽了。說道。我還沒有十分把握。不過我總想儘力的幹去。現在與我競爭的人。一共有四個。論到這五個人的財力。也差不多。不過交際一道。或者我不及他們。他們在平日。外面很有交際。我是一向不很與人有往來。要到有事時。才出去央求人家。未免要吃虧些。其實所謂吃虧。無非是比他們多用幾個錢罷了。這一回。我却是很用幾個錢。此刻算算。這幾天內。還要有這麼一萬或八九千。才能够用。所以要向你們移借一用。俞崇一聽了。徐徐的說道。近來銀根很緊。我的錢。都是聽信了友人的話。說近來惟有買地皮。



造住房出租。賺錢最穩當。因此我在西門內賣了二十幾畝地。造了三百幢房子。那知等到我們動工造房子。人家已經比我在別處先造。早在那裏動工了。總之。近年來外貨猖獗在中國市場。中國又因着時局不定。實業很不容易辦。於是投資的人。爲穩固起見。都注意在房地產上。大家走上了一條道路。自然大家都倒霉。我也如此。跟着人家去造房子。他們比我先造好了。尚且租不掉。我後造的。當然更沒有人請教了。你想大家造房子。那裏有這許多人去住呢。我的全部資本。現在一齊擱淺在那三百多幢房子上。出租既沒有人要。我的錢又不能去做別的生計了。你想豈不糟透。所以並不是我不肯。實在無力借給你了。秦伯常一聽得俞崇一不能借錢給他。不免大爲失望。歇了一下。才道。崇一兄。你自己不便。我也不能勉強。不知可有什麼地方。老兄可以替我去轉借。大約日子不會



長久。六個月之後。我一定可以歸還了。崇一忽然改變一種口氣。說道。伯常兄。照我看來。你這一回選舉。也是無效。你借了人家的錢。去用在選舉上。真所謂有似黃金擲虛牝。可憐無益費精神。我勸你還是省幾個錢。別再負債了。這些掣不穩的事情。去幹牠做甚。你看我很穩當的房產。尙且會失敗得我苦不勝言咧。伯常搖頭道。此刻若不借了錢繼續下去。連以前用去的錢。也是白送掉了。豈不可惜。崇一道。你以爲可惜。我以爲你還是便宜。你此刻倘能勒馬收繩。那末用去的。却是白送了。如果再要幹下去。那就不但已經用去的。送得干干淨淨。非得再去借這麼一萬元也。一齊花去不可。然而講到結果。你的選舉。還是無望。其中的情形。恐怕你還不曉得咧。秦伯常一聽俞崇一話中有因。便急忙問他怎麼。崇一道。你方才說過了。有中選的力量的人。只有五個。換一句說。就是你的敵人。共有



四個。若然這四個競爭者。各自爲政。與你競爭。這倒或者要看各人的手段如何。可以見個高下。但是我聽得的消息很不好。秦伯常急問道。可是關於我的。崇一點頭道。一點不錯。他們也深曉得你秦伯常竭力在各處運動。他們自己知道一定敵不過你。所以要種種的出來破壞你。現在聽說他們四個人已經結下一個團體。專門來對付你一個人了。秦伯常急問道。他們打算怎樣的對付我。崇一道。詳細。我可不曉得。總而言之。聽說他們四個人。已不分爾我。現在打算用四個人的金錢和交情去運動一個人中選。力量豈不是雄厚了。四個人中。那一個預備最多數中選。我可不知道。他們四個人裏頭。有怎樣的條件。也不容易明白。實際上他們是四個人打你一個人。你是只會敗不會勝的了。你不明白其中情由。一味要和他們去鬪。鬪些什麼。結果總是有敗無勝。無非鬪掉幾個錢罷了。我



勸你快些覺悟罷。秦伯常聽了俞崇一的話，方知敵人已張好網羅，使我鑽進去。若不是今天崇一洩漏這秘密，我一定上了當了。但是伯常再一想，實在氣極。上一次我沒有希望到，不料此次依然失望。他氣得口都開不出。崇一道：你也不用難過。此刻趁早不幹，也可以省去一萬元啊。至於你已經用去的錢，雖不能使你中選，也總還有幾票可以維持你的面子。啊，伯常聽了，仍舊一語不發。俞崇一再勸他道：你也何必掛在心上。一個人在社會上做事，什麼人能够一定拏得穩，太覺得穩了，反而是太危險。就像我做房產生意一般，自己以為是再穩當也沒有了，那裏知道房子會沒有人住的呢。從我的資產講，我却是已經傾家蕩產了，然而也沒法啊。我當時何嘗不氣，但是氣也無用。俞崇一把秦伯常勸了一回，伯常心上似乎淡了一點。他回去後，第二天在家裏躺了一天，也沒出門。他把選




舉一事。丟在腦後了。到了選舉的一天。他自己也不去。不過派兩個僕人去暗暗看看罷了。投票的地方。是市公所。市公所本來是關帝廟的地方。就在大殿上舉行投票開票。一只關帝面前的案桌上。放了一只票櫃。到了這時候。大家過來投票。那只案桌。離萬年台。不過半尺。案桌的三面。都有板做的桌圍圍着。到了一定的時刻。票投齊了。要開票了。監督的人也到場了。開票唱票記數的人。一一齊備。將要啓櫃的時候。忽然大殿後面有人叫道。不好了。失火了。這麼一來。大家回頭看時。只見殿後黑烟很濃。大家慌慌張張擁過去救火。一時秩序大亂。原來殿後的廊下。本來堆積着許多舊木器。此刻不知怎樣的火燒起來了。於是衆人手忙脚亂。趕緊救火。也顧不得開票了。而且澆水的傢伙不多。好容易找到了三只提桶。然而只有一只吊桶。一個人向井裏吊水。實在也快不出來。好得火勢雖



大都燒在木器傢伙上。房屋上尙未燒到。所以一面澆水的人。上屋去澆。先保護好了屋頂。一面趕緊將木器設法一樣一樣的搬到後面空場上去。沒有燒到。可以用手的。當然容易。已經燒到的。或是燒了一半的。用竹竿把牠鈎出來。總算忙了二十多分鐘。把木器一齊搬完。屋簷上雖燒焦了一點。還沒有什麼大要緊。救完了火。大家方始放心。再回到前面去開票。不料衆人一回到大殿上。忽然有一人叫道。不好了。票櫃那裏去了。大家一聽。更爲驚慌。果然見那案桌上面空空如也。一只票櫃。不知去向。衆人趕緊向四面去尋覓。忽聽得案桌下面有人叫道。不要緊。票櫃在此。大家看時。只見從案桌後面。鑽出一個人來。手裏捧着票櫃。對案桌上一放。原來此人是一個老道。大約是這裏關帝廟裏的。就有人上前問道。你爲什麼將票櫃藏去。這是何等貴重的東西。那老道聽了。陪笑道。我因爲他



是貴重的東西。所以要藏去牠啊。此人一聽老道之話。頓時生氣。高聲道。選舉是政治上極神聖的事。與你出家人不涉。誰要你來胡鬧。此人說罷。回頭向另外一人道。叫門外的巡警來。送他公安局裏去辦去。不料此時老道哈哈大笑道。衆位施主。你們既是曉得選舉是政治上何等神聖的事。票櫃是何等重要的東西。爲什麼方才你們見後面失火。大家就不顧神聖的選舉。不管重要的票櫃。一齊走了呢。大家一聽此話。竟啞口無言。個個面面相覷。也想不出怎樣的對付他。其時老道再發出他那清朗的聲音。說道。你們走了以後。這裏大殿上。只剩一只票櫃。供在那案桌之上。你們不怕這重要的票櫃。被歹人乘間竊去。鬧出亂子來麼。大家被老道一提醒。果然覺得不應該貿貿然離開此地。實在是太冒失了。老道又道。這時候。幸虧我出家人熱心。過來保護好了這票櫃。然而又恐怕被不明



白事理的人。要來干涉我。所以我只得躲在案桌之下。要等你們大家到齊後。才敢出來。現在好了。票櫃無恙。你們的職責。由我代為保全了。快來開票罷。老道說罷。就此往殿後去了。衆人自知理屈。只得響也不響。受他一番教訓。然後打算過去開票了。再查一查人。一個也不缺。看看票櫃上的封條。也完好無恙。可見那老道的確是好好保護着。於是先由監督的人監視着各職員。揭去封條。用鑰匙開了票櫃上的鎖。然後將櫃門打開。先把選舉票一起倒在桌上。點了一點數。於是將票子另外放在一只鐵絲籃內。由一位唱票的人取出一票。高聲叫道。秦伯常。旁邊便有人在秦伯常的姓名下。畫了一橫。不料這選舉票只管唱下去。大家就發見一件驚人奇事。欲知究竟何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四回 欲看紅痣妓女驚心 不戴綠巾老爺滾蛋

却說關帝廟的大殿上。正在當衆開票。高唱被選舉的人名。第一票是秦伯常。第二票也是秦伯常。第三票又是秦伯常。竟唱來唱去。票票是秦伯常。一唱唱到一百名以上。都是秦伯常。那秦伯常家裏兩個來探聽消息的僕人。一個早在唱到五十票的時候。回去報告主人。這一天伯常躺在床上。打算不起來了。一聽得這僕人來報告。他雖明知自己不會中選。不過花了錢。總算那幾個人有良心。還肯仍舊舉我。他心裏似乎高興了一點。便懶洋洋的從床上起來。洗了臉。吃些東西。他也不打算出去。忽然第二個僕人又來報告。說已經唱到一百票。全是老爺的票。別人一票也沒見過。此時秦伯常聽了。不免奇怪起來。一面打發兩個僕人再去探來。一面暗暗想道。我怎麼會有這許多票。不是奇事麼。他心裏一喜。便換換衣



服。乘了汽車。到關帝廟而來。其時選舉票依然一個一個唱出來。都是秦伯常。那與秦伯常競爭的四個人聽了。個個眼睛裏幾乎放出火來。恨不能自己上去。把所有的票。一一查查看看自己的票。到底在那裏。爲什麼再唱不到呢。此刻秦伯常徐步踏到殿上。態度非常從容。若在前幾天。秦伯常就沒有這樣自然。今天實在本來早已消極。此刻不過聽得了消息。過來看看而已。自己還不十分相信。不料他踏上大殿。早有一部分人注意。竟拍起手來。衆人聽得拍手。不免回頭觀看。見是票數極多的秦伯常。自然也附和起來。一陣掌聲。拍得唱票人也幾乎發呆。那四個競爭者。由嫉妬而憤恨。兀自聚在殿隅。在那裏低聲商量什麼。不料他們的嫉妬。他們的憤恨。一點沒有用處。到全體的票唱完。共計一千二百三十四票。竟張張是秦伯常。他們一票也不會唱到。起初他們心裏總有些疑惑。後來



到一唱完。便曉得出了毛病了。因為他們四個人自己互相選舉的票子。也沒唱到啊。然而票子的確是自己投入票櫃中的。去向什麼人說話呢。於是他們猜疑了一回。便想到方才那個老道。說不定是他把箱子裏的票子調去了。或者時間短促。來不及調換。說不定他連票櫃都調去了。這一定是秦伯常早早預備好的。然而票櫃上封條無恙。而且封條並不是假的。怎麼可以調呢。不去封條。雖有鑰匙。也不能開門啊。於是四個人中。有一個人去向關帝廟中的道士處一查問。方知廟內道士。只有三個。並沒有方才那麼一個老道。如此看來。這老道着實可疑。一定是被他玩了把戲了。否則四個人大可以向監督的人聲明選舉有弊。今天的票要盡行作廢。但是封條一點沒有揭去的痕跡。說不出他作弊的方法來。如何可以告發呢。所以這四個伯常的敵人。雖明知這一番被伯常用不正當



的手段占勝了。也沒有法子和他爲難。其實他們這四個人。對於票櫃的祕密。只猜到了一部分。秦伯常雖是以一千二百三十四票中選。實在秦伯常自己。竟也沒有知道何以會中選。他的效能。在他運動的能力以上了。秦伯常本來那裏會曉得這選舉票的祕密。知道這一件事情的。只有一個人。此人非別。就是幹這件事情的人。此外可稱絕對沒有第二人會知道。幹這件事情的。不是別人。就是那與人同樂的老樂。老樂曉得秦伯常爲着選舉。甚至廢寢忘食。而且他還有四個敵人。有意要和他反對。老樂知道這一次秦伯常決計不能中選。非幫幫他的忙不可。所以在半個月之前。老樂就在一天夜裏。等人家睡靜後。便暗暗到關帝廟中。他是從短牆上進去的。關帝廟內東首。有三間屋子。便是市公所的辦事室。老樂偷偷地挖開了短窗。跳將進去。這辦事室內。白天雖常有兩三個人。在裏頭



辦事。到晚上。一個也不住在裏頭的。本來還有一個茶房。夜間在內看守。後來那茶房生病回去後。並不另雇茶房。由廟內道士處一個香伙兼管。所以晚間這三間屋子內。並沒有人。老樂到東面一間屋內去。尋出一只去年用過的票櫃來。他盜了票櫃。就此回去。一過兩天工天。老樂已把票櫃改造過。票櫃的門和鎖和投票口。一些沒有什麼兩樣的地方。不過這票櫃的底。換了可以自由抽開的了。他做好之後。把底上的木色。也塗得很舊。不使人發覺票櫃上有什麼異樣。於是他在夜裏。再拏了票櫃。到關帝廟中。仍舊將票櫃放在原處。過了幾天。辦事人把票櫃尋出來。他們也不留心。一年不用的票櫃上。沒有灰塵。便貼了封條。鎖了櫃門。就此拏來用了。老樂再預備好了許多票子。張張都是選秦伯常的。又在殿後木器之中。塞了一包引火之物。他自己扮做一個老道。混在殿上。見時候一到。



便在殿後木器上點了火。大叫一聲。頓時混亂起來。老樂見衆人忙着救火。自己便搶了票櫃。對案桌下面一鑽。抽去票櫃的底。把櫃中之票。盡行取出。他再換了自己的票子進去。把櫃底關上。等候他們出來。再將原有之票。一一藏在自己懷中。免得將來發生破綻。果然在他們救完了火。出來一看。不見了票櫃。大家驚慌起來。老樂也乘間捧着票櫃出來了。所以票櫃的祕密。除了老樂一個人外。雖有人猜疑。總不能斷定是怎麼一回事。秦伯常本人。他樂還來不及。那裏再有工夫去細想。何以全體的人。都會舉我呢。在秦伯常中選之時。那一位趕緊要把財產用光的錢恆如。當真花了四萬元。把綺雲老九娶去做姨太太了。錢恆如爲着要實行金屋藏嬌。所以不把綺雲老九娶到自己宅裏。另外花了三萬元。買一所小洋房。這是用綺雲的名義買的一切契據上。都用綺雲的名字過戶。在填寫



姓名之時。恆如問綺雲姓什麼。綺雲是從小被拐匪拐了去。賣給窯子裏的。所以她自己也不明白究竟姓什麼。然而錢恆如問了她。似乎不能不回答一個姓。她就在自己的情人常笙伯處。借一個姓來。說道。我姓常。於是錢恆如就把這房屋地皮。用常綺雲的戶名了。此事在綺雲呢。總算是此次嫁給錢恆如。很對不起常笙伯。所以在自己的綺雲二字上。加一個常字上去。以爲是留一個紀念。在錢恆如呢。以爲我們花了錢玩姑娘。要弄得鬧氣。現在娶綺雲做姨太太。自然應當由我把她住的房子。穿的衣服。吃的食物。一一供給。將來一朝玩得厭了。也不必叫她滾蛋。連房屋器具。一齊送給她。自己從此不去。從此不再拏錢出去。就完了。倘使娶到了家中。萬一將來要叫她滾出去。她倒不肯出去。豈不受累。所以現在這麼辦法。錢恆如以爲是最沒有牽掛的。其實錢恆如並不是真的愛綺雲老



九。所以要娶她去做姨太太。他不過以爲我要打算傾家蕩產。似乎娶姨太太也是一種必修科。所以特地嘗試一下。他也不一定要娶綺雲老九。就是娶別人也無不可。不過在那一天第一次拋彩球的當兒。有人說過笑話。說拋中了。就要娶她爲姨太太。所以引動了錢恆如的好奇心。把笑話就實行了。講到實際。錢恆如娶了綺雲老九以後。對她也不見得怎麼熱。雖天天去一趟。時候並不長久。綺雲老九對他也很平常。因爲她的心裏。總不能忘情於常笙伯。不過錢恆如的到姨太太公館中去。每天時候沒有一定。忽早忽晚。令人難以預測。否則恐怕綺雲老九也早把常笙伯邀到小公館裏來敘敘舊情了。而且小公館裏的男女僕人。都不是錢恆如雇來看守姨太太的暗探。一個個全是綺雲老九自己去用來的心腹。所以遲早常笙伯一定會到小公館裏來做女主人的談話伴侶的。有一



天晚上小公館裏大家都睡靜了。忽然有人按電鈴。聲音頗劇。綺雲老九房裏一個丫頭叫做阿巧的。推開窗來一問何人。那知按電鈴的不是別人。竟是主人錢恆如。而且門口有汽車停着。爲什麼他半夜三更來呢。一聽得主人到來。於是合家從夢中驚醒。大家披衣而起。開了門。綺雲老九把錢恆如迎到房中。便問恆如道。怎麼今天這麼時候才來。恆如道。在朋友家裏吃壽酒。所以遲了。綺雲老九便說那末今夜已經夜深。別回去罷。可以叫汽車開回去了。恆如道。且慢。待我休息一下。再行定奪。於是老九去開一瓶汽水來給他醒酒。恆如喝了幾口汽水。忽然要小便。便立起來。走到床前。撈起床幃來找便壺。其時恆如突然叫道。有賊有賊。綺雲老九一聽。嚇得混身亂抖。恆如又叫道。床下有賊。於是合家男女僕聞聲而至。幾個胆子大一點的僕人。就過去一撈床幃。當真拖出一個年輕男子來。



恆如生氣道。你想來偷東西麼。送你公安局去辦。那知此人啓口道。我並不是賊。也不是來偷東西的。我有職業。我是一向開汽車的。恆如怒道。開汽車的怎麼開到人家床底下來了。此人說道。綺雲老九是我的相好。我們要好了兩三年了。今天特地來望望她。此時綺雲老九一聽。大吃一驚。對此人看着道。放屁。我認也不認得你。你怎麼可以狗血噴人。有意來侮蔑我。此人冷笑道。老九。我既承認了。你也何用賴。瞞也瞞不過的。方才你聽得電鈴響。叫我暫時躲在床下。怎麼此刻講不認得我了。綺雲很着急的問旁邊的僕人們道。你們可有人認得他。他到底是什麼時候躲進來的。僕人們聽了。都搖頭不語。綺雲便對錢恆如道。這一個人一定是賊。想來偷東西的。此刻被您發見了。只得咬我一口。咧。請您趕快送他局裏去辦罷。此人一聽。頓時面孔一板。對綺雲道。老九。你不要現在嫁了人。借着



勢力來壓迫我。也應當念念我們老相好的恩義。你若今天要假癡假呆。不承認我們二人有花頭。那末我可以說出一個證據來。包你賴都賴不掉。綺雲厲聲道。你說。此人就向錢恆如道。綺雲老九的肚皮上。有一粒紅痣的。此刻不妨拏出來看看。如果沒有紅痣在她肚皮上。那末儘管送我到官廳去辦。有了紅痣。那不消說得。就可以證明我們兩個人的交情了。試問女人家肚皮上有痣。豈是我不相干的男子會曉得的麼。綺雲一聽。頓時放聲大哭起來。錢恆如一想不錯。綺雲左腹部有一粒蠶豆大小的紅痣。這汽車夫不是與她有關係。怎麼可以曉得。如此看來。綺雲與他實在有祕密關係。今天恰巧被我撞見。她只得不認帳了。其時那汽車夫又向綺雲催促道。你要證明你和我沒有關係。你快些把肚皮拏出來給我看看。是不是沒有紅痣。綺雲聽了。兀自大聲痛哭。她夢中也想不到睡到半



夜裏床底下會出來一個人。而且自稱是我的情人。我那裏見過他一面。最奇怪是他能够曉得我肚皮上有痣。不是叫我受了冤枉沒處可說麼。綺雲越想越爲難。越想越傷心。然而除了痛哭流涕以外。也沒有第二個辦法。此時錢恆如見這麼相持下去。也不是道理。汽車夫逼着綺雲要脫衣驗肚皮。然而無論綺雲肚皮上有沒有紅痣。總是辦不到的。所以恆如想快些有一個結束。卽忙對那汽車夫道。我也不管你和她有沒有關係。總而言之。夤夜入人家。非奸卽盜。你在我的公館裏床底下躲着。我就非送你去吃官司不可。那汽車夫一聽。答應道。好極好極。吃官司就去吃官司。我在老爺面前。也可以說的啊。綺雲老九是我的情婦。不信可以驗她的肚皮上有一個紅痣。不過這麼一鬧出來。弄得大家都要曉得了。錢公館裏的姨太太。姘一個汽車夫。錢恆如一想不錯。一經官。當然瞞不過人。



了。一鬧出去。我錢恆如就大家曉得戴了綠頭巾了。豈不難受。恆如正在亂想。那汽車夫又道。不是此刻放我走了。倒外面一個人也不知道。若是您一定要我吃官司。老實說。我也有嘴的。我把二人的交情一一說出來。怕和您的面子很有點關係罷。錢恆如暗想却是辦不得。那末怎麼發落呢。左思右想。總沒有一個相當的辦法。到最後。他竟無法可施。只得找一個起碼面子。舉起右手來。對那汽車夫一記巴掌。說一聲滾你媽的蛋。那汽車夫也很靈巧。趁此機會。逃也似的向樓下去。從大門裏逃出去了。這裏綺雲還是痛哭不已。她含淚對錢恆如道。我不知什麼地方與人結下了怨。今天被人陷害。特地買出一個奸夫來。壞我的名譽。但是您應當相信我。不要疑惑。錢恆如聽了。說道。我們娶姨太太的人。本來也不見得會希望你們這班女子。能够三貞九烈。將來造節孝坊。不過花錢的老爺們。



特地用去了整萬的銀子。買一只烏龜來做做。恐怕世上沒有這樣好奇心的。人罷。老實對你說。本來我半夜三更也不會來。方才對你說在朋友家裏吃壽酒。那是假話。我睡也睡了。忽然有人打一個電話來。說有祕密的事要報告。必須我親自去聽。我一聽電話中的口音。也不曉得是什麼人。他單單說道。你的姨太太綺雲老九。今夜留着情人在小公館裏。你如果不信。何妨去看看。我要問他姓名。他已把電話搖斷。當時我並不相信。他這麼說法。我就姑妄聽之。姑妄試之。過來看看你。你的態度。倒很自然。我已經對於電話。完全曉得是說謊了。不料我四面瞧瞧。果然在床底下發見了。綺雲聽到這裏。說道。這一定是什麼人有意誣害我。弄一個人在我床底下。一面再打電話給你。不過我總想不出什麼人在那裏害我。錢恆如道。這些閑話。我勸你還是別提罷。此刻我對於你有幾句很重要的



話。你且聽了。我的娶你。我並不是愛你的花容月貌。不過是用去幾個錢罷了。現在錢已經用了。我高興來玩玩。不高興。也就可以不來。今天既是在你床底下發見了男子。倘使我再把你做姨太太。那我豈不要被親戚朋友笑罵。所以從今以後。我們兩個人。就此割斷關係。綺雲一聽。急道。且慢……恆如不等他啓口。說道。你放心。我並不是叫你滾出去。乃是叫我自己滾出去。從明天起。我就不來了。無論你和誰去要好。我總不管。汽車夫也好。馬夫也好。你已經不是我的姨太太了。我老爺不高興再玩了。但是我決不小氣。我已經送給你的房屋衣服器具。仍舊由你拏去。一樣也不要你還。換一句說。就是把我一個人驅逐出去。你們這裏。以後不用我的錢罷了。其餘都毫無變更。好在這房屋地皮。主人公已不是我姓錢的。早變了姓常的了。你明白了麼。我去了。再會。錢恆如說罷。就此立起來。



向樓下去了。綺雲突然遭此變動。氣得也來不及立起來送他。一回兒門外有汽車開動的聲音了。綺雲今夜無緣無故被人陷害。在她床底下藏了一個男子。再打電話去叫錢恆如。使錢恆如當場發見。發見之後。此刻又被錢恆如拋棄了。真是冤哉枉也。叫她到什麼地方去訴她的苦衷呢。她忽然把錢恆如最後一句話想一想。他說。好在這房屋地皮主人公。不是我姓錢的。早變了姓常的了。綺雲腦海裏突然一道亮光。暗道。是啊。我的身體也不姓錢。早已姓了常了。豈獨是這一所房屋呢。我真笨極。怎麼一時糊塗起來了呢。錢恆如既不要我了。那末我的身體已經自由。不像以前那麼有人管束了。我不是反可以達到我本來的目的。嫁給常笙伯麼。不料錢恆如好像替我們做了一個媒人。欲知綺雲能否嫁與常笙伯。且聽下面分解。



第十五回 龍套多能表情十足 富翁好玩燒屋千間

却說錢恆如發見了綺雲老九藏一個汽車夫在床底下。便決計與綺雲老九斷絕關係。從此不來了。綺雲當時突然受了冤枉。又被錢恆如說了幾句。一時氣得糊塗。也想不出利害關係來。此刻錢恆如一去。她把事情前前后后一想。倒反而快活起來了。她暗道。我與常笙伯已經結下海誓山盟。願白頭到老了。無奈我身體不能自由。我義母又非錢不可。常笙伯是個寒士。自然延擱下來了。那知老天惡作劇。忽然出了一個嫖界大王。看上了我。肯出四萬元。我義母自然滿足之至。只苦了常笙伯一個人。近來不知他消極得怎麼樣了。今夜不知是個什麼男子。偏偏會被錢恆如在我床下尋出一個汽車夫來。於是錢恆如不甘心戴綠巾。就與我脫離關係。豈不是奇事啊。今夜一夜工夫。我的命運轉了。明天我的身體已很



自由。義母既不能來管我。錢恆如也不願來管我。哈哈。我可以與常笙伯實行同居了。這麼想來。不有錢恆如把我一娶。我總難逃過了義母的難關。與常笙伯成夫妻啊。錢恆如豈不是我們的媒人。他又是我們的恩人。還有一件事情。更爲奇怪。方才那個汽車夫。我竟不明白。究竟是什麼人要陷害我。幸虧上天保佑。他要陷害我。結果他反而成全了我和常笙伯兩個人的終身大事。我們也不能不感激這一個要陷害我的人。這一夜綺雲老九想了一夜。睡不着了。天明後。她再差人去找常笙伯。方知笙伯有病。綺雲老九便自己去訪他。一探他的病。倒也不輕。綺雲老九就把昨夜的事和此後的計畫。詳細說了一遍。笙伯見綺雲到來。精神已快活了不少。再聽了她這意外的話。這一喜。竟喜得病好了一半。頓時腹中饑餓。要吃粥了。綺雲也打算不回去。就此替常笙伯看護。并且二人商量



等病好一點就搬往綺雲的新屋中去。居住在這一天的下午忽然老媽子送一封信進來。交與笙伯。笙伯叫綺雲拆開來一看。信封內並沒有信。只有一張筆據。是錢恆如寫給綺雲老九的。什麼筆據呢。無非說從此以後。二人脫離夫妻關係。所有買給綺雲的房產器物等等。儘由綺雲自由發落。下面還寫着恐後無憑。立此筆據。錢恆如簽名蓋章。手續十分完全。二人看了。覺得奇怪之至。忙問老媽子送信的人在那裏。老媽子說。已經去了。常笙伯道。奇啊。錢恆如送給你的。爲什麼送到此地來。他曉得你在此地麼。爲什麼信封上寫常笙伯先生收。他曉得你我的關係麼。綺雲老九道。奇怪的地方。還不止這一點。錢恆如的說話。昨天已經說完了。今天爲什麼再要補一張筆據來。比方由我要求。說他空口無憑。要他立筆據。那倒不要說起。但是我很相信錢恆如爲人非常豪爽。斷不會朝三暮四。



的。所以很放心。怎麼今天會送這種東西來呢。真令人莫名其妙。這也無怪綺雲與常笙伯不明白這理由。實在是。在這一天的朝晨。芮其鍾到錢恆如家裏去。錢恆如就把昨夜的事向芮其鍾講了一遍。芮其鍾便附和道。東翁。這一下幹得非常痛快。連房屋地皮衣服器具一齊給她。更來得大方。錢恆如說。昨夜倘使沒有人打電話給我。我今天依然做着烏龜。那真糟了。那打電話的。不知究竟是什麼人。老樂暗暗好笑。除了我這熱心人。還有誰肯打電話。錢恆如又道。從今天起。那綺雲老九。一定和那汽車夫同居了。老樂又暗想這裏頭的巧妙。你猜不着的了。此後與綺雲老九同居的。不是昨夜的汽車夫。乃是常笙伯。老樂便問錢恆如道。那汽車夫態度怎麼。恆如答道。他一口咬定綺雲。綺雲賴也賴不脫了。老樂心中想道。我花了兩大元。雇用來的一隻手阿二。扮一個汽車夫。居然沒有露



馬脚。阿二自己常對老樂說。從前在戲館裏充當跑龍套。實在不能生活。便在白天兼賣賣天津蘿蔔。敷衍下去。但是後來到底流爲乞丐了。一做乞丐。生活倒比以前舒服得多。阿二常說。無論何等名伶。我都和他們同過台。所以各人那種極好的表情。我也看慣的。你要叫我扮一個汽車夫。包你扮得很像。不會露一點破綻。所以他要穿什麼衣服。都是老樂替他。去租來的。此刻老樂聽了錢恆如的口氣。曉得阿二昨夜的表情一定很不錯。斷不會有半點告化氣味的。老樂想了一回。搖頭擺腦的道。東翁。你昨夜的事。雖是幹得痛快之至。可惜還有一點兒美中不足。錢恆如忙問怎樣。老樂道。你口說無憑。應當有一個憑據給綺雲。這件事情。方始可以說完完全全了。恆如一聽。便道。要憑據很容易。他就拏起筆來。寫了一張給芮其鍾看。芮其鍾說道。這才對了。我來替你送去。所以芮其鍾套了信。



封就此告辭而退。他在路上寫了常笙伯的姓名。特地送去。無非是要叫笙伯快活。笙伯的確是快活的。在第二天已經起身。下午一定要和綺雲坐着車子到新屋中去了。常笙伯一看新屋。對綺雲老九道。這倒是我理想的房屋。今年我畢了業。就可以把這一所房屋做成一個醫院。綺雲聽了。也很贊成。於是兩個人到各處去觀看。笙伯也不嫌力乏。兀自規劃着道。這一間做診察室。這一間做配藥室。那一間看祕密病。那一間做候診室。笙伯很樂的說給綺雲聽。也忘了自己是個有病之人了。真是其樂融融。不可言喻。有一天。芮其鍾又到錢恆如家裏。走到書房中。見恆如不在。那位帳房先生陶子良。正在看報。芮其鍾便問主人可在家。陶子良道。他昨夜睡得遲一點。所以今天起身不會早了。你坐一下罷。芮其鍾便坐下。來說道。報上可有什麼有趣的新聞。陶子良道。我是不很喜歡看新聞的。



芮其鍾說。我曉得你是喜歡看跑馬的預測。你愛跑馬麼。陶子良說是啊。每次跑馬。我總要去送掉一點兒錢。總不能像人家那麼發財。芮其鍾笑着問道。那末你可想發財。陶子良道。自然想的。不過我的命運不好。每次有負無勝罷了。芮其鍾道。你既想發財。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。陶子良聽了。不信。芮其鍾的話。笑道。你既有發財的方法。何以自己不用。反肯教人。天下斷沒有這種道理。芮其鍾搖頭說。不對的。我所曉得的發財方法。並不是絕對的發財方法。不過是近乎發財的方法罷了。我把這方法教了你。還是要你自己守着做去。才會發財。所以我雖曉得這方法。我自己對於跑馬。毫無趣味。一定守不住。守不住。就等不到發財的機會來了。陶子良即道。那末你姑妄言之。待我姑妄聽之。芮先生。實在我對於跑馬。真夢寢不忘的盼望着。然而終究都是空想罷了。一次也沒有使我歡喜過。其



實我的慾望並不深。只消使我大大的贏一次。我就可以永遠不幹了。你當真有法子麼。芮其鍾點點頭。陶子良又道。那麼你教了我。等我中這麼一次罷。我在這裏的飯碗。怕也快不牢了。芮其鍾忙問什麼緣故。陶子良說。我們東家。近來改了脾氣了。他富翁做得怕了。急於要做無產階級。打算要在這半年之中。把財產一齊用光。他變了窮人。還用得着我帳房麼。所以你快些教我方法。可以使我預備失業。芮其鍾道。這一次是不是明天跑馬。陶子良點頭稱是。芮其鍾說。你可曉得最最跑不快。從來也沒有跑過前三名的馬。叫什麼。陶子良想了一想。說道。這樣的馬。也有三四匹。芮其鍾道。必須在這三四匹中。揀一匹頂頂不行的。陶子良道。要算是哇克斯了。芮其鍾說。好了。你就可以靠哇克斯發財。陶子良不快道。你和我鬧玩笑麼。人家靠了最快的馬。尚且不能發財。我去靠一匹沒有人買要



的哇克斯。反會發財麼。芮其鍾微笑道。越是沒有人買票。你就大可以買得。這一匹不跑第一則已。跑了第一。豈不是你一個人可以獨得。就此大發其財麼。陶子良忙道。話雖如此。你要曉得。要等哇克斯跑第一。除非要其餘的馬。一齊生了病。否則休想。芮其鍾毅然道。你且聽我。從明天起。你別的馬別買。認定一匹哇克斯去買票。包你一連買了四五天。必定會有料想不到的機會。陶子良聽了。將信將疑。暗想。芮其鍾說出這種話來。或者他和騎的人熟識。曉得其中的什麼秘密消息也說不定。倒不如暫且聽他。試這麼四五天再說。等沒有意思。就可以改變方針的。二人談了一回。芮其鍾仍舊不見錢。恆如出來。心中不免有些焦急。因為他的光陰。非常寶貴。他還有許多工作咧。他的來做錢。恆如的門客。也是一種義務。完全沒有好處的。他到這裏來。至多喝一杯茶。連點心也沒有吃過。別說吃



飯了。他每天仍舊要做他討飯的老樂。他決不肯拋棄他最快樂的乞丐生活。在彌陀寺山門口晒太陽。吃冷飯。實在是無上之樂境。比不得別的乞丐。身邊有了兩毛錢。就會忘却本來面目。老樂是雖然做了錢府的門客。大可以騙一碗飯吃吃。然而他每天非仍舊穿了破衣。拏了鉢頭去討飯不可。他今天因爲尙有許多工作未做。所以很盼望恆如出來。那陶子良又兀自看報。他便問道。這幾天報紙上。選舉的事情沒有了麼。陶子良說。選舉的事。鬧了幾星期。現在是沒有了。本來還要早完咧。因爲開票的結果。只有秦伯常一個當選。不是笑話麼。被選舉的額子。不止一個啊。所以後來重行選舉第二次。把已經選定的秦伯常不算。再補選其餘的人。這實實在在是沒有聽得過的奇聞。老樂一聽。暗想。我前幾天爲着秦伯常的事。對於選舉忙了一回。後來伯常中選了。我就一點也沒有工夫去



關心。原來是已經選過第二次了。我竟沒有知道。像我這種人。看報倒也要緊的。倘使我也天天看報。那第二次選舉的事。我也早知道了。看報的益處。實在很多。記得有一次朱家的老娘姨給我一塊麵包。外面用舊報紙包着。我吃了麵包。把那報紙一看。乃是一張小報。都載些妓院裏的新聞。其中有一篇。便是一個嫖客的自述。他說綺雲老九肚皮上有一粒紅痣。我看的時候。真是無意。不料後來把這一句話教了一隻手阿二。他竟大有用處。使錢恆如深信不疑。使綺雲老九啞口無言。都在這一粒痣上。如此看來。報紙不是很重要的麼。老樂正在亂想。聽得裏面有腳聲。錢恆如出來了。他一見芮其鍾。便很高興的道。你來了麼。我正要尋你。老樂忙問何事。恆如道。把全市妓女包一個月。已經幹過。姨太太也曾娶過。這一門。我玩得厭了。又要換新花頭了。你再替我想一個有趣的玩意。要偉



大而痛快。最好時候不要耽擱過久。像上次那麼一個月未免太長久罷。芮其鍾想了一下。說道。你要快些。那是一夜工夫也可以玩去幾十萬的。恆如卽道。乞道其詳。芮其鍾說。大石巷。聽說這一條巷裏的房屋。盡是府上的寶產。確不確。陶子良在旁插嘴道。豈但大石巷。還有小石巷。兩條巷裏的房屋。都是我們東翁的。芮其鍾道。近來關於那兩條巷的房子。你們聽得過什麼話麼。恆如子良都訝道。沒有啊。芮其鍾道。我曉得那一帶的房子。年代很久。房屋部破舊了。而且居戶都是下等人。所以髒得非常。一家家的臭虫。都有黃豆那麼大小。今年最近。忽然發現了鼠疫。你們沒有知道麼。恆如搖頭道。沒有知道。但是你的意思。要我怎麼。還是捉臭虫呢。捉老鼠。有人捉得一只。賞他多少銀錢麼。我覺得不很有趣。芮其鍾搖頭道。完全不對的。我的意思。那許多房子。已經不可救藥。無非害人罷了。倒



不如對那些租戶。下一個通告。限他們在五天内遷去。每宅貼還他搬家費一百元。四天內搬去的加五十元。三天內搬去的。再加五十元。等他們一起搬完後。將兩面的巷門一鎖。放火把空房一齊燒完。你想偉大不偉大。痛快不痛快。可惡的臭虫。可怕的老鼠。死得乾乾淨淨。這麼燒法。一夜工夫。也可以够了。你在自己家裏樓上。遙望着紅光白烟。不妨浮一大白。你看好不好。錢恆如聽了。點頭道。有意思。也偉大。也痛快。不過有一層。房子雖是我自己的。公然把牠放火。不知道官廳會不會來干涉。芮其鍾說。只消先向公安局去報告說。因爲發生了鼠疫。情願犧牲房屋。他們那裏再會干涉呢。錢恆如一聽。很爲滿意。就想要實行一下了。卽忙吩咐帳房先生陶子良。第一步。先去印了傳單。向大石巷小石巷兩條巷內的居戶分發。第二步。去報告公安局。說這兩條巷內發生了鼠疫。現在限期命居



戶遷去後。卽行擇日將兩條巷內全部房屋盡行燒燬。以消毒原。至時要請局中派警彈壓。第三步。便是監督他們搬場和發給搬家費。這件事情。你一個人辦不了。可以臨時多請幾位幫手。總而言之。再過十天。我就要動手燒的。你現在趕快去印傳單。傳單上。無非借鼠疫爲題。說要燒燬房屋。所以要你們限期遷居。從這一天起。陶子良却是很忙。他先去預備傳單。趕緊的催印。總算在三天內印好了。於是派人前往大石巷小石巷的各居戶分發。那些居戶。忽然見房東通知要在五天內搬家。都嚇得一跳。再一看下面。房東肯貼搬家費。又是一喜。你想。那一帶的房屋。都是破舊不堪的。每月租金。大概在十元以下。怎麼反而房東肯貼補搬家費一百元呢。實在是怪事。然而賺錢雖容易。一時要尋房子。倒不很便當。一來要地段。差不多。二來要價錢。差不多。這一件却是很費躊躇的。不料陶子良




在那一天的上午發了傳單。下午忽然又有人來發傳單。傳單上寫着道。

新屋廉價出租

西門張家灣地方有新造房屋三百餘幢。本定每幢租價十元。如在本月內租賃者。可照六折計算。從下月起租者。仍需每幢十元。不折不扣。

貧民窟裏接到了第二張傳單。幾乎歡聲雷動。天下那裏有這樣湊巧的事。一面限五天內要出屋。一面恰巧在十天內房租可打六折。還有那一個不歡迎呢。而且張家灣地方就在大石巷小石巷的西面。一向是一片荒地。造了房子數百幢。人家因爲太冷靜。所以沒有人去租。現在這兩條巷裏的人。一看傳單。好在路近。便趕到張家灣去。一看新屋子。着實不錯。於是紛紛把他定下來。差不多兩條巷的人。全體搬去。還有什麼冷靜呢。



并且大家貪着搬家費。可以照日數遞加。所以都在第二天就搬了。因爲第二天搬的。可以到手搬家費二百五十元。足夠新屋中三年多的房金。那些貧民。竟可以拏他做了資本去做小生意了。第二天。突然一搬。搬得陶子良幾乎來不及付搬家費。他想不到這麼快的。那張家灣新屋的主人。不是別人。就是那秦伯常的朋友俞崇。他造了許多房子在荒涼地方。本來沒有人來請教。不料他突然接到一封信。信中的大意。無非說你的資產無人租借。虧損甚大。望速將租價減成六折計算。向大石巷小石巷分發傳單。必能在四五天內把所有的空屋。一齊租滿。下面的署名。是捫虱閑人四個字。俞崇一見是匿名信。也不很相信。但是他在無意中。得到一個意外的消息。欲知什麼意外消息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六回 觀火登樓一霄痛快 塞茄賽馬萬衆周章

却說俞崇一接到一封匿名信。勸他減租。但是他因爲寫信人沒有真名。姓。所以不信。不料這一天印刷公司裏送印好的房票過來。跑街先生就對俞崇一說。先生張家灣的寶產。恐怕要一齊租滿了。崇一聽了。當然怪訝。那跑街先生說。大石巷小石巷兩條巷的房子。不是盡是錢恆如的產業麼。近來因爲發生了鼠疫。錢恆如要限全體居戶在五天內一齊搬空。打算把房子要付諸一炬了。俞崇一一聽得是大石巷和小石巷。恰巧和匿名信上暗相符合。不免有些奇怪。問道。你是那裏聽來的。跑街先生道。不是聽來。錢恆如發給全體居戶的傳單。是在敝處印的。我怎麼會不曉得。你如不信。請看校樣罷。今天恰巧要送去。跑街先生說罷。身邊摸出一張校樣一張傳單的原稿來。授與俞崇一觀看。俞崇一一看。方知他不是



說謊。那匿名信也不是假話。但不知這捫虱閑人。是個何等樣人。他肯先來把祕密信息向我洩漏。可惜我當時沒有相信。然而還好。此刻幸而有這位跑街先生來證實了。俞崇一心中非常奇怪。那裏會曉得捫虱閑人。就是每天在自己後門口討冷飯吃的老樂呢。此刻那跑街先生又道。所以我說你張家灣的寶產快要租滿了。你想這麼二三百家人家。一時要搬。請問搬到那裏去。只有你的寶產。現現成成的好像在那裏替他們預備着。俞崇一再把錢恆如那張傳單細細研究了一下。然後自己也做了一張傳單。託他趕快排印。要與他們的傳單同日交貨。所以錢恆如上半天發傳單。俞崇一下半天也來得及發張家灣的傳單。這裏大石巷小石巷的房子。在第三天已經全體搬空。錢恆如便預備提早燒屋。芮其鍾再來出主意。對恆如說。燒得不痛快。便缺乏興味。照我的意思。每一間屋子



裏應當用煤油一廳。澆在地板上。如此燒法。便不致延長時間。因爲時間太久。便不甚痛快了。所以我打算要在旁晚七點鐘點火。一夜之中。必須燒得片瓦無存。如果到天明後再有火光。就不好玩了。東翁以爲何如。錢恆如也說不錯。放火燒屋。必須要像新年裏放爆竹一般。一聲響亮。已經完了。這才有趣。倘使像了生風爐那麼。必須用扇子扇了。火才能旺。那豈不大殺風景。二人商量定了。錢恆如當真命陶子良備了幾百廳煤油。到那一天下午。先命十幾個僕役。分向各屋中的地板上澆去。旁晚時分。錢恆如就在家裏樓上飲酒。開着窗對大石巷小石巷望着。但等錢恆如放一個流星。下命令給陶子良。陶子良在大石巷口守候着。一見流星。便動手。將一團燃燒着的油紙。拋入巷口第一所屋中去。地板上有煤油。當然極易起火。照芮其鍾的意思。必須鄭重其事的要舉行一個放火禮。須



請錢恆如親自動手。無奈恆如要在樓上着起火。所以只得由陶子良代表了。一點了火。把巷門一齊鎖好。巷外四周。有巡警看守着。巷內不但人已遷空。連鷄犬也沒有了。頓時先有黑烟。繼而黑烟變成白烟。白烟之中。冒出火焰來。錢恆如在樓上遠遠望去。煞是好看。一壁喝酒。一壁觀火。比古人漢書下酒還要有趣。并且芮其鍾當時還有一個條陳。他說。大石巷小石巷的房屋。周圍雖很荒涼。與別處不甚連接。但是火是無情的。沒有眼睛的。怕不要燒到了別人家的房屋。因此曾經商請全市的救火會。叫他們全體的救火人員。包圍在這兩條巷的四面。見有房屋連接之處。一面用拆屋斧頭將錢恆如的房屋先行拆去。一面再將人家的房屋。先用水澆濕了。即使有火焰穿過來。也可以減少一點力量。後來恆如的辦法。更爲偉大。凡是聯接這兩條巷的房子。不是恆如的產業。恆如另外擊出



一筆錢來替他們去保火險。萬一殃及池魚。也有恃無恐了。這一夜。兩條巷的周圍。雖有巡警彈壓着。大家都曉得是公開的放火。都要來看看熱鬧了。而且火勢又十分厲害。這一燒。在錢恆如總算是看得痛快了。單單便宜了一個俞崇一。真使他睡夢中也會笑起來。錢恆如幹的玩意兒。雖是非常偉大。非常痛快。可惜不能多玩。他第一次包全市的妓女一月。財產去了一小半。第二次此番又把兩條巷的房屋一燒。又燒掉財產一大半。倘使再要玩第三次。就難以偉大。難以痛快了。錢恆如自從這一天晚上在樓上看了一夜火景。樂到天明。後來他也曉得自己的財產。所剩無幾了。他就把自己的夫人。向岳母家中一寄。然後託陶子良將所剩的財產一齊拍賣。陶子良也曉得拍賣一完。自己就要滾蛋了。失業後的計畫。一些沒有。跑馬上也毫無希望。上次聽信了芮其鍾的話。就專買哇克斯。



依然沒有意思。這一天又逢到跑馬了。陶子良對於芮其鍾的主張。既不敢不信。又不敢深信。他打算姑且試他三次。三次一些沒有端倪。以後就不去聽他了。這跑馬場上跑馬的時間。要下午一點鐘開始。但是競賽的馬匹。都是上午十點鐘光景就來了。跑馬場的東面。另外有一片場地。是馬匹的休息所。馬夫們也在那裏休息。順便照顧着各人的馬。這場地旁邊。有一道門。可通街路。門口有一羣小乞丐守候着。許多小乞丐之中。有一個大乞丐混在裏頭。這大乞丐不是別人。乃是老樂。這些乞丐們守候在門口做什麼呢。這是在馬夫去吃午飯的時候。往往叫那些小乞丐牽着馬在場上走走。等到馬夫們吃完了飯過來。大約每人可以掣到二毛錢的酬勞。有時還有吃剩的食物。不過這些都是十五六歲以下的小乞丐幹的。老樂來此的目的。或者不在此。只見他手裏提一只討飯籃。籃裏



有一只大鉢頭。鉢頭之中。不知是些什麼東西。鉢頭上用一方破布蓋着。只見老樂向一個小乞丐問道。小江北。你是回回來的麼。小江北點點頭。回回來的。我有時碰得巧。可以跑一回馬。弄到八九毛錢。老樂再問道。如此說來。你是很熟的了。我一共只來過三次。所以什麼都不懂。小江北道。你年紀太大了。恐怕他們不要你罷。老樂笑道。你弄錯了。我的意思了。我今天到這裏來。並不是學你們樣。在他們吃飯的時候。替他們牽牽馬。可以到手幾毛錢。我是來學習的。小乞丐們一聽。都訝道。學習什麼。老樂撒謊道。有一位養馬的曹老闆。他那裏要添用一個小馬夫。有人肯荐我去。不過曹老闆外行。是不要的。所以我要學學。今天這裏馬最多。我特地來廣廣眼界。小江北忙道。你若棄了行。那邊人不够的時候。請你荐荐我。我是老做這種事了。老樂便向小江北道。你不要瞎吹。什麼老做不老做。



你自己一共也只有十五六歲。老在那裏。小江北把大拇指一豎道。我在這裏玩了三年多了。他們那一個比我玩得長久。老樂道。我倒要來攷攷你。你看那邊籬笆旁邊的三匹馬。兩匹白的一匹赤的叫什麼。小江北道。我都曉得。兩匹白馬中。高的一匹叫瓊司。低的叫吞克。赤色的叫迪司米斯。老樂點點頭。又問道。那末你可曉得那一匹叫哇克斯。小江北叫道。怎麼會不曉得。那一個戴銅盆帽的人牽着的一匹花馬。就是哇克斯啊。老樂聽了。便對哇克斯仔細看了好久。似乎要認認牠。歇了一回。那些馬夫們都去吃午飯了。一羣小乞丐便自己進去。幫他們看馬牽馬。到他們吃完飯出來。自有好處。此刻老樂也跟着他們一齊進去。他們各自去牽了一匹馬。老樂却不然。隨意看看。他走到一匹馬的近旁。先拍拍馬屁股。然後暗暗在自己籃內的鉢頭中。摸出一樣東西來。這東西是長形的一根。



約有二寸光景長。大拇指那麼粗。粉紅色的。又像塗着油。不知是什麼東西。老樂趁他們小乞丐不留心。就把手中的東西。對馬的生殖器中一塞。他就去了。又到第二匹馬旁邊去。照樣的一塞。大約這東西實在是油做成的。所以塞進去非常容易。馬也似乎沒有覺得。大凡跑馬的馬。或是馬車上的馬。都是雌馬。所以老樂的工作。比較的容易。而且老樂的東西。是一頭粗一頭細的。偶然有一二匹雄馬。老樂就對牠肛門內一塞。不過略為難一點了。養馬的人。為避免雄馬見了雌馬。隨時要發生情交舉動起見。雄馬的睪丸。都需割去。雌馬就不必有這手續。所以養雌馬的人。較為多數。老樂一匹一匹的塞。他非常靈敏。不到一頓飯的時候。已把所有的馬。全體塞過。但是他特地認得清清楚楚的哇克斯。竟沒有塞。不知是什麼緣故。老樂非常迅速。而且清清楚楚。除哇克斯外。既沒漏去一匹未塞。



也沒有塞了重塞。他把工作一齊做完。幸喜一羣小乞丐也沒留心他。他就得意洋洋的退出去。獨自回彌陀寺去了。行到半路。恰見陶子良乘着車子向跑馬場而去。陶子良自然不認得這提籃的乞丐。就是芮其鍾的變相。老樂倒在那裏暗暗替他歡喜。曉得他今天一定要發些小財了。你道老樂在馬屁股裏放的什麼東西。實在平常得很。乃是一只辣椒。不過辣椒外面被他塗了許多凡士林。所以成了粉紅色。誰都認不得牠了。老樂爲什麼要在馬屁股裏塞辣椒進去。無非要幫助陶子良。使他達到目的。此刻陶子良到跑馬場。一看哇克斯。今天與賽共有三次。他自然預備三次都買哇克斯的票了。他先去買了一張票。然後等候哇克斯出場競賽。不料那些辣椒外面塗了凡士林。當時一滑就滑了進去。馬也不覺得怎樣。但是後來裏面的熱氣把凡士林融解了。辣椒直接與裏面的肉一



接觸。那辣椒上的辣汁。便刺激到肉上。頓時在內部起一種作用。又是發熱。又是發癢。十分難熬。那些馬都在那裏不自在起來了。雖沒有什麼大苦痛。却也難受得很。動也不好。不動也不好。有幾匹兀自把屁股在牆上磨擦。也沒有効力。也有幾匹在繫馬的木椿上去擦。甚至擦出血來。仍舊不能減少牠那種難熬的小苦痛。總而言之。一匹一匹的馬。都發生了這樣一個現狀。馬夫們各人管着自己的馬。也不去留心他人之馬。所以這全場異樣的狀態。也沒注意到。這一天的賽跑成績。當然要比平日差一點。牠們行動頗不自由。那裏會努力競爭呢。不過全體都是如此。倒也不覺得怎樣。後來輪到有哇克斯的一趟賽跑了。哇克斯與牠們比。自然行動非常自由。他平日雖慢。今天和牠們身體上有毛病的比賽。自然綽乎有餘了。一跑就跑了一個第一。全場的人。大爲奇怪。就是跑馬場的辦事



人員也以為是少有的。獨有陶子良喜出望外。他心裏並不相信芮其鍾的話。今天居然被他勝了。買哇克斯票的。只有他一個人。自然他一人獨得贏了三千多元。在哇克斯的第二次比賽。那已經曉得芮其鍾的說話很有意思的陶子良。當然仍舊買哇克斯。其餘的客人以為一向平凡的哇克斯。今天偶然跑了一個第一。必定另有原因。決不會再跑到前三名的。所以都不敢買哇克斯的票。不料辣椒的効力。又是厲害。又是長久。第二次依然被哇克斯得到第一。這一次更叫一般的人吃驚了。買牠票的。還是只有陶子良一個人。他又獨得了三四千元。於是陶子良曉得今天我的命運到了。第三次他已經自己曉得必能操左券了。所以依舊買哇克斯。一般的觀客對於哇克斯還很懷疑。雖是牠今天跑了兩個第一。却還不敢嘗試。要再觀望一下。那知第三次又被陶子良獨得二千多元。後




來等到大家曉得哇克斯百戰百勝。要想買票。已經來不及了。哇克斯今天只比賽三次。已經完了。陶子良平地一聲雷。贏得了一萬多元。用汽車載着鈔票回去了。第二天。芮其鍾去向他道喜。陶子良當然一百二十分的感謝他。芮其鍾問他道。你昨天發了財了。以後還要去買跑馬票麼。陶子良道。有財可發。怎麼肯不幹。芮其鍾道。你怎麼忘了。從前你對我說過。說道。只消贏得一次。就肯永遠不幹了。此刻爲何仍舊要幹呢。陶子良笑道。從前因爲一次也贏不到。所以說這些消極話。此刻既經其中有利可圖。那裏肯拋棄呢。芮其鍾正色道。常言說得意不可再往。你要曉得。你昨天那麼的發財。不過是一個什麼機會。不是永遠會如此的。哇克斯偶然能够戰勝別的馬罷了。倘使哇克斯的能力。不是偶然。牠竟變了一頭駿馬了。那也你發不到財。人人都去買哇克斯的票。即使跑了第一。分起來



也不過一個人得這麼數十元。有何滋味。照我看來。全是偶然。你此後再去。無論買哇克斯的票或是別匹馬的票。都是一樣的拏不穩。何必去送錢呢。昨天贏到一次。真是不容易啊。老樂說時。暗想。倘使每次要我親自動手去到跑馬場上塞辣椒。那是辦不到的啊。陶子良點頭道。我也曉得昨天那樣的事。實在是偶然的。可以說以後決不會有第二次。我很明白。不過要叫我從此不到跑馬場上。那是辦不到。我情願把昨天得到的錢一齊送給人。決不願與跑馬場絕緣。芮其鍾道。那末你把好容易贏來的錢。仍舊要去陸續送還他們麼。陶子良卽道。我不是一定輸的。芮其鍾不快道。請問你打算用什麼方法去占勝。陶子良道。還是用昨天的方法。常常揀定極平常的馬去買票。不一定是哇克斯。別的也行。這樣做去。或者也會不致十分輸錢罷。老實告訴你罷。我們常常在跑馬場走走的人。勝



負還是第二問題。不很放在心上的。第一是趣味問題。我對於跑馬已經發生了趣味。每逢跑馬就不肯不到。即使今天生病也要抱病而去。未必一定買票。我們看跑馬也是一種樂趣。芮其鍾一聽得樂趣二字忙道。樂趣麼。既是樂趣我就決不來勸阻你。我生平去成全人家的樂趣還來不及。那裏還肯來叫你別去。你只管去好了。我一向是誤會了。我還當你贏錢是你的樂趣。那知你對於贏錢並不十分看重。看跑馬才是樂趣好了。從今以後你家產也有了。東家破產你也不怕失業了。你要尋樂不妨常到跑馬場去走走。好在您也不必一定買票的。這一天二人談了一回。芮其鍾從陶子良那邊出來。走到半路撞見了陸潤初的舅老爺童子鈞。童子鈞一見芮其鍾就說。這幾天我有一件事情要拜託你。但不知你寶寓在那裏。芮其鍾一聽頓了一頓才道。我麼。我近來暫時住在華夏旅館第



四十三號童子鈞便說。那末我今天還有事。明天一定拜訪。二人這麼一說。就此相別。芮其鍾依然回到彌陀寺的四金剛後面去換衣服。那裏住什麼華夏旅館四十三號房間。完全是說謊。那童子鈞這幾天。把朱滌雲與秦紅珠的親事已經談好。送過茶禮了。他忙了好幾天。遇到了芮其鍾的第二天。便趕到華夏旅館去。他也不看一看帳房裏的牌子上四十三號是否姓芮。他一闖就闖到裏面。挨次看着房門上的牌子。一見第四十三號。他就闖將進去。一看不對。房裏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。正在對鏡拍粉。還有一個中年婦人。坐在牀沿上看着她。一見有人闖進來。她們倆都立將起來。童子鈞見走錯了。便問道。這是四十三號麼。那婦人點頭稱是。童子鈞再問道。可有一位姓芮麼。婦人答道。沒有。欲知老樂什麼玩意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七回 乾爺大搥坤角走紅 團主無情行頭作抵

却說童子鈞見華夏旅館四十三號房間內沒有男子。一問那婦人。方知沒有姓芮的。大約是搬去了麼。童子鈞再問道。你們是新來的。還是一向住在這房間內的。那婦人說。不然。我們前幾天本來住在二十七號裏的。今天朝晨才搬到這裏來。童子鈞一想。一定那芮其鍾搬了。他正要想回出來時。只見她們壁上掛着一只胡琴。他暗想。這是賣娼的麼。再一看那牀橫頭。有六七只圓籠。一只圓籠上面。有一只唐帽。童子鈞便訝道。你們是唱戲的麼。那婦人道。是的。便指着那拍粉的女子道。這是我的孩子。她到這裏來搭班子的。童子鈞一聽。大有興味。便對那女孩子瞧了一瞧。果然生得面容美麗。一雙眼睛。尤有吸魄勾魂的魔力。忙道。她是唱花衫的麼。這時候那女孩子也立起來招呼。她母親說道。她本來學的是花衫。近



來還能唱老生黑頭老旦小生什麼都行。實在這孩子是很聰明的。童子鈞道。那是一個全材了。她叫什麼。她母親答道。叫王豔仙。童子鈞聽了。點頭。似乎這王豔仙三字。在什麼地方聽得過的。再問道。那麼你們到這裏來搭班子。搭那一家。她母親聽到這裏。便移一張椅子過來。說你先生請坐。童子鈞也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。那女孩子去倒了一杯茶來。她母親道。本來打算搭歌舞臺的班子。我們是接到了她的師叔的信。叫她來的。不料我們遠道趕到這裏。一打聽。她師叔的一班人。已經不在歌舞臺。到別的碼頭去了。童子鈞問道。那麼你們打算怎樣。就要回去麼。她母親道。既經來了。回去做什麼。打算找找熟人。另外搭別的班子了。童子鈞一聽。想了一下。說道。這裏一共有五家戲館。內容我都曉得。老實說。不是把你們邀來的。你們自己要去搭班子。真要有得力的介紹人才行。這件事



情還是我來幫幫你們的忙罷。童子鈞說到這裏，便笑嘻嘻的對她們二人說道：我們萍水相逢，你們連我的姓名也不曉得，怎麼我肯幫忙？豈不可怪麼？我來告訴你們，我姓童，叫子鈞，凡是戲劇界裏的人，沒有一個不知道我。在捧角的文人裏頭，我是老前輩；在票友界中，我是老資格。北平有名伶到此，那一個不來打我招呼？我看你們母女二人，人地生疏，東撞西撞，總不是道理。即使可以搭班子，也不過叫你女兒唱開鑼第三四齣的戲，還能拏得到大包銀麼？依我的主見，現在且不要去走路。明天由我請客，請當地的幾位票友吃飯，你們母女也要到場。我再請一班小報主筆，我把你女兒向他們一介紹，再叫你女兒當場拏些真工夫出來，唱這麼一段什麼給他們聽聽。他們見你女兒面貌既長得天仙化人似的，而藝術又不錯，自然都肯捧場。再託小報記者，把你女兒的照片登出來，做



些劇評劇談。在報上一捧。包你在半個月之內。這裏五家戲館。都要來爭聘你女兒。那時節。你可以搭一搭架子。看那一面包銀大。條件優。再行定奪。你看如何。王豔仙的母親一聽。覺得說話實在不錯。不過這姓童的。我與他素不相識。不曉得他究竟有沒有這種力量。若講到捧角的。那是各處都有。他們壽頭壽腦。情願耗費了自己的金錢和光陰。用全副精神來捧角兒的。究竟他們有些什麼好處。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。甚至還有幾個捧角的文士。竟會拏了熱手巾小茶壺。在下場門口侍奉。真比孝子賢孫都恭敬。大約是前世裏欠了戲錢。或是看了白戲。今世才做捧角家。在那裏還債的。此刻這姓童的與我們並不認識。不過見我們是唱戲的。便搭訕起來。就此肯代替我們請客了。不過他到底有多少能力。只消看他明天請的人數多不多。人數不多。他的面子也有限得很。我們也不



必去過分接近他。倘使請的客當真極多。那末他方才的話並不是吹牛。所以王豔仙的母親問道。明天請票友和小報館。打算請多少人。童子鈞一算。說道。至少要一百客。還有一層。你們要曉得那些票友和小報記者們。都肯賣我的面子。不過他們倘使曉得我與你們僅不過是初次相識。恐怕就要不很着力。所以明天當着大眾。只好說豔仙是我的乾女兒。我是她的乾爺。一定要這麼一來。大家才不敢待慢了。童子鈞說到這裏。又對她母親道。我要聽聽你女兒的唱工。此刻行不行。她母親立刻答應。再到外面去把琴師叫來。豔仙唱一齣武家坡。老生青衣。她一個人兼唱的。唱完了。童子鈞說很好。她有這一點本領。再加捧一捧。必定可以大紅特紅了。童子鈞就和她們約定。明天晚上七點鐘。在渡江春西菜館內。叫他們早些到。並且要多帶幾張戲裝照片。可以分送各報館。童子鈞臨行說。



這麼辦罷。明天白天索性我陪你們去拜客罷。把票友和小報記者先親自去邀他們一邀。更來得鄭重些了。童子鈞別了她們母兒。回到家中。見芮其鍾等候在客室中。說道：對不起。我今天怕你到旅館裏去找我。我已搬在親戚人家住了。童子鈞說：我已經去過了。芮其鍾道：抱歉抱歉。我是被舍親突然叫我搬去陪伴他們的。我曉得先生要找我。所以只得到府奉候了。不曉得有何貴幹。童子鈞說道：我曉得你老兄書畫家認得很多。我打算要繪許多畫。芮其鍾問道：你需要何等樣的畫。童子鈞道：畫也不必十分好。只消畫人像人。畫樹像樹便行。不過有一層。不許用他自己的下款。多出一點潤資倒不妨。下款必須由我指定。芮其鍾一想：不好了。沈仲逸假冒的邵秋風失敗了。這童子鈞是陸潤初的內弟啊。然而芮其鍾依然不慌不忙。問道：什麼意思。畫的人不能落自己的下款。一定要用



別人的姓名呢。童子鈞笑道。我也瞞你不得。我是一個捧角家。你也曉得的。我們要捧一個角兒。必須捧得他成一個多才多藝的人。所以他唱戲之外。一定還能够書畫。實在這書畫。都不是自己動筆。有祕書們包辦去的。我們捧角的人。必須兼做祕書。我寫幾個字。倒還可以對付。至於要我畫。我實在不敢獻醜。所以打算另外請一個人代畫。芮其鍾聽了。卽道。怪不得那些名伶。個個都能書能畫。原來全是人家代庖的。童子鈞道。這一點沒有什麼希奇。不過由他的祕書代筆罷了。你看當代那些政界要人。有人請他們題什麼字。那一個不是祕書代寫的。芮其鍾笑道。原來名伶與政界要人一樣的。怪不得捧的人多了。童子鈞道。我一向捧的幾位名角。他們寫的字。都是我的大筆。他們的畫。自然由我包辦。我另外去請一個人畫的。但是此人現在出門去了。所以我想起你來。你的朋友中。可有



願意不用自己姓名的畫家麼。芮其鍾聽到這裏。曉得此事與陸潤初毫無關係。卻秋風的事。並沒失敗。於是便回答子鈞道。有的。但不知要畫多少東西。子鈞道。大的東西。如中堂和屏。一概用不着。只要些小東西。如扇子冊頁立軸等類。愈小愈見名貴。你可有相當的人物。芮其鍾道。我有一個姓沈的畫家。此人的畫。着實不錯。不過命運不佳。太少宣傳。所以曉得他的很少。要不用他的姓名。他也肯答應的。童子鈞道。他既經畫得很好。那麼請你先叫他畫扇面冊頁立軸各十件。字也不用題。由我自己來題字。落款好了。這許多畫。還不止落一個人的下款咧。芮其鍾道。你現在捧着的。有幾個人。童子鈞道。從廣義講。我捧着的伶人。目下在此地的。也有數十人。不過從狹義講。就是由我當祕書的。目下還有兩個。從今天起。又要添一個女伶了。這三十件畫。分給他們。也不過各人用十件罷了。說起



女伶。此人倒與你大有關係。芮其鍾卽問何事。童子鈞就把方才華夏旅館遇見王豔仙的事說了一遍。芮其鍾道：不錯。有的。我住在四十三號的時候。她們住在二十七號的。我若不搬場。將來由我介紹給你也說不定。不過現在我還沒有認得她們。我是因爲我的親戚要出門去。家中無人照看。所以強要我搬去。無非替他們看家罷了。我在未搬以前。却很曉得住在二十七號的母女二人。是唱戲的。我聽得那茶房說。那母女二人。境况很苦。那王豔仙的父親。本來也是一個名伶。不幸在三年前患猩紅熱而死。死下來。還有一點兒積蓄。他母親沒有兒子。便決計將女兒去學戲。幸虧女兒天資聰明。三年之間。居然能戲不少。於是打算要搭班子了。但是在辦行頭的時候。差不多把父親當初的積蓄。一齊用完了。那知她運氣不好。第一次在某碼頭登臺。老天惡作劇。一個月中。下了二十多天雨。



於是團主虧了本。一口怨氣都聚到掛正牌的王豔仙身上來了。王豔仙拏了一個月包銀四百元。見生意不佳。她唱滿了一個月。自己打算走了。那知團主不答應。把她的行頭扣留。要她幫忙。行頭是她們的第二天命。那裏捨得。於是只得服從團主的話。答應幫忙。其時天公依然常常下雨。團主總不能把已經蝕去的錢撈回來。所以幫忙了十天。再繼續十天。只管連接下去。她們母女二人苦苦哀求。還是不放。因為已經由豔仙的師叔介紹他們到這裏來了。後來一共多唱了七十多天。團主方始肯把豔仙放走。但是她們一到此地。豔仙師叔的一班人。已經往別的碼頭去。歌舞臺換了組織了。叫她們人生路不熟。又不曉得師叔往那裏去了。所以留在旅館之中。十二分爲難。一家三口。還有一個琴師。便是她母親的姪兒。全靠把那些行頭。在那裏典質度日。可惜我不認得她們。不過聽茶房



這麼說罷了。我若和她們母女朴熟，一定也要介紹給你這位捧角大家了。芮其鍾說到這裏，暗想：我沒有住過華夏旅館，怎麼會認得他們？我不過曉得了這麼一件事，特地要介紹給你，所以對你說我住在華夏旅館。我又曉得他們因為二十七號房間開銷太大，今天要搬到小一點的四十三號去了。所以對你說我住在四十三號房間內。這一下，無非是要介紹你們相識。芮其鍾又道：你們雙方的認識，也可以說是我介紹的。因為你不到華夏旅館去訪我，也決不會認得她們。如今好了，她們唱戲的遇到了你這位捧角大家，也決不會窮途落魄。說不定反可以大紅特紅了。你這位捧角大家，有了角兒可捧，而且是一個女娘兒，而且是一個生旦淨丑件件俱能的全材。那自然你也不愁寂寞了。童子鈞笑道：她們遇到了我，她們的幸福着實不小。你放心，王豔仙已經是我的乾女兒了。乾爺



豈有不盡力的道理。明天還要同她們坐着汽車出去拜客。晚上在渡江春宴請票友界及小報界。這麼大吹大擂的鬧一下。你想那有不紅之理。你那位畫師處。最好先去看。可有現成的畫。拏這麼一二張來。明天晚上。可以當衆展覽。芮其鍾自然一口應承。因爲實在這不是童子鈞託他。乃是。他託童子鈞的。當下二人談妥了。芮其鍾就此告辭。從此沈仲逸那邊。又多了一筆小生意。沈仲逸夫婦。真把芮其鍾當做一個活財神看待了。第二天。童子鈞備好了一輛汽車。再把昨天替王豔仙趕印起來的卡片。也帶了去。一到旅館中。她們母女滿面堆着笑容來歡迎子鈞。她母親忙道。孩子。快來叫你乾爸呀。王豔仙便親親熱熱叫了一聲乾爸。童子鈞忙從身邊取出一張客目來。給她們看道。這客目便是今天去拜的人。也就是今天晚上請的客人。一共有一百零五人。又把名片給她們看。名片上




面除王艷仙三個字之外。還有一行小字道。北平新到生旦淨丑文武崑曲劇界全材著名坤角。她母親說道。但是我們並不是從北平來。不曉得人家會不會有說話。童子鈞道。不妨你們唱的是京戲為主。京戲就是北京戲。北京就是北平。有什麼要緊。而且唱戲的角兒。若說不是從北平來。就難走紅運。因為看戲的人。大半是盲目的。他不用眼睛看臺上人的本領。只用耳朵聽來的角兒。是否來自北平。北平來的。便是好角兒。別處來的。憑你本領高明。也決不會紅。所以他們叫做聽戲。不叫看戲。就是要用耳朵去聽臺上的角兒。到底從什麼地方來的。伶人有多少本領。他們到底外行。如何懂得呢。於是童子鈞便領了王艷仙母女。乘着汽車。出去拜客。在汽車之中。童子鈞又從身邊摸出一捲東西來。是五六幅字畫。他對她們母女說。現在的唱戲。不比從前了。單單靠臺上的功夫是不夠了。因



爲被其他的幾個紅角兒。有了先例了。唱戲的人。必須能書能畫。你想。一個唱戲的人。他晚上唱到深夜。回去吃些點心。到上牀睡覺。天也快亮了。明天當然睡到正午時分。才能起來。下半年有日戲。不用說了。沒有日戲的日子。背背詞兒。練練身段。已經忙得什麼工夫都沒有了。那裏還能夠去練習書畫。所以都有祕書們替他代勞的。艷仙此番要想成一個紅角兒。不得不玩一下這種玩意兒。這幾幅字畫。上面寫的是艷仙的名兒。是我替你們預備的。人家問起來。要算艷仙的親筆。有了這些字畫。包你們羨慕王艷仙三個字的人。格外的多了。豔仙的母親卽忙謝了子鈞。說多虧乾爸替她想得周到。不過有一層。萬一有人要叫她當面動筆。不是要露馬腳了麼。童子鈞道。不妨。如果有人求書求畫。儘不妨接受下來。萬一有人要當面揮毫。那大可以拒絕。他們決不會起疑。因爲書畫家。也有書



畫家的架子。不是木匠鐵匠。可以叫他立刻動手。如果沒有交情的人。要要求人家立刻揮毫。恐怕沒有一個書畫家會不發脾氣的。你越是拒絕。越可以顯出你的人格高尚來。豔仙的母親聽了。更爲感激。說我們豔仙真福氣。修到這樣一位體貼入微的乾爸。乾爸的話。句句是從經驗上得來的。於是他們三個人。一家一家的拜客。拜客的時候。真不過是見見面罷了。因爲地方太多。不敢耽擱。直拜到五六點鐘才完結。那些票友們。本來遇着新角兒請客。未必一定肯到。現在見豔仙生得如花似玉。倒引起了他們的興味來了。所以那一天晚上。到的人很多。那小報界。爲要得資料起見。自然家家都有人派來。等客人到了十之七八。就此坐席。童子鈞先立起來。介紹豔仙。說她們母女二人到這裏來探親戚。並不是來搭班子。我新近得到一封北平友人的信。才曉得她們要到這裏來。我打算要



求她們。勸艷仙女士在這裏唱幾天戲。給我們廣廣眼界。但是她們還不肯答應。因此我覺得我一個人的力量薄弱。要請你們大家來要求。或者她們肯答應罷。童子鈞的開場白完了。先命艷仙向各人敬了一杯酒。然後子鈞再叫艷仙唱一曲。艷仙便唱了一齣二進宮。老生大面青衣。她一個人兼唱的。唱完之後。大家掌聲如雷。童子鈞見艷仙藝術不差。心裏更爲高興。卽忙把艷仙的戲裝照片和字畫等等。一齊交與各小報記者。這一夜。盡歡而散。到了明天朝晨。各小報上。都有關於王艷仙女士的記載。而且再有銅版的照相和字畫。子鈞卽忙把這些小報。拏到華夏旅館去。給她們母女二人觀看。她們也非常歡喜。同時就有當地一班公子哥兒。溫生壽頭。趕到旅館中來訪王艷仙。要請她去吃飯。艷仙幾乎應接不暇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八回 天上人間柳樹精發浪 衣莊菜館大支票作威

却說童子鈞把報紙給王艷仙母女二人看了。回到家中。就有人來找他。說是現代劇場打算邀請王艷仙去搭班子。曉得她是你的乾女兒。所以特來請你幫幫忙。不要被人家捷足先登。童子鈞說。現在邀請她的人很多。也不獨是本地。還有人要邀她到別的碼頭去。她還沒有定奪。總之要看那一家包銀最大。條件最好。就答應那一家。此人去後。童子鈞就想到華夏旅館去送喜信。不料又來一位朋友。也是本地一家戲館來託他邀王艷仙的。童子鈞回答的話。也和方才相同。這一天。直到晚上。童子鈞一刻也沒有空閒過。五家戲館。都派人來爭奪。王艷仙子鈞不敢自作主張。都約他們明天聽回音。其中有一家更爲可笑。介紹人帶了定銀來的。五百元鈔票。一定要叫童子鈞接受。童子鈞那裏肯答應。到這一天的黃昏。



時分童子鈞才有工夫到華夏旅館去。恰巧有兩個軍界中人在王豔仙房裏談笑。她們母女也不得不敷衍一下。童子鈞要談正經話。見他們不走。自然很焦急。後來好不容易等他們走了。童子鈞才關了房門。與她們商量搭班子問題。大家一斟酌。覺得還是歌舞臺方面。包銀最大。每月三千元。而且還肯供給膳宿。滿了月。並不要幫忙。所以大家一致的把歌舞臺定奪下來了。第二天童子鈞便去接受歌舞臺的定銀。再回覆其餘四家歌舞臺的主人。就與童子鈞一同到華夏旅館去商量打泡戲。豔仙自己定的。第一天戲迷傳或是化子拾金。可以顯些五花八門的唱工。第二天是鎖雲囊。可以顯些武工。第三天她自己打算演崑戲。團主的意思。要演新戲。王豔仙一時想不出什麼新戲。童子鈞說不妨。我昨天夜裏回去。已經替你編好一齣新戲了。叫做天上人間。明天我把提綱給你看罷。團主



問道。天上人間內容怎樣。是不是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的意思。童子鈞搖頭道不對。那一齣戲的意思。無非說唱花旦的人或是坤角兒。個個都是天仙化人。你看那廣告上。不是都這麼稱呼着麼。那些天上的天仙。都一個個化了人。到人間來做了花旦。天上就沒有天仙了。我那齣戲的宗旨是如此。團主聽了。笑道。好極好極。我們這位王豔仙老板。她的芳名中有了一個仙字。當然也是天仙了。童子鈞道。豈但如此。仙字上面。還有一個豔字。可見是仙中之豔。還不是普通的天仙咧。當下三個人商量了打泡戲和登臺的日子。就趕緊去登廣告。廣告登的是全幅。所以非常注目。在刊登廣告出來的一天晚上。就有一位闊客趕到歌舞臺去。要從王豔仙登臺的一天起。把歌舞臺全包一個月。這位闊客。不是別人。就是以傾家蕩產爲快樂的錢恆如。錢恆如把剩下來的家產一拍賣。



共得現金七萬光景。他自己借宿在一個朋友家中。他想六七萬家當。不能大痛快。大有趣。只好玩一下小痛快。小有趣了。他今天看了報上有歌舞臺的全幅廣告。知道新角兒王豔仙不日登臺。所以他想去小鬧一下。要把歌舞臺完全包下來。包這麼一個月。當時該臺並沒有答應他。說商量了再說。團主把這件事情對童子鈞一說。童子鈞說道。這辦法很不好。萬萬不要答應。他雖肯出重價。也不要答應他。我們新角兒登臺。總要有一個風頭。被他一個人包了去。外面要看戲的人。一個月內。一天也看不到他自己。或者故意化了錢來。和我們搗蛋。包了戲團。一個人也不來看戲。弄得天天冷清清。豈不大觸霉頭。團主道。不然。從王豔仙的地位講。却是如此。不道從我們資本家講。意見就不同了。王豔仙上臺。是否能夠天天客滿。還不能一定。一個月中。總有幾天。下雨。那就是我的損失。現在那




位姓錢的肯照客滿的價錢來包我們的戲館。豈不是我值得得多。童子鈞說道。戲館生意。必須熱熱鬧鬧幹下去。生意會一天好一天。萬一中間一洩氣。冷靜了幾天。再要恢復。那就難了。團主便問。照你的意思。可有什麼辦法。童子鈞說。那錢恆如。我也認得。我可以去與他商量。勸他不要全包。單單讓他包樓上。樓下仍舊可以由我們賣票。這一來。生意必定極盛。你想。一半開銷。已經有人認了去。再做一半生意。不是很容易的麼。而且還有一層。到那時人家打電話來定包廂。要看王豔仙的戲。如果回答他說包廂已經定完。一個月內沒有空的日子。這一個消息傳出來。是一種極好的宣傳。可以使人家曉得王豔仙的魔力。他們就是定不到包廂。也願意在樓下看看了。團主聽了童子鈞的話。也覺得這一個方法來得適中。便託童子鈞去向錢恆如辦交涉。童子鈞找到了錢恆如。就對他說。你



要包一個月戲館。無非是擺闊。試問全戲館都被你包了。你闊給什麼人看呢。照我的意思。最好是你把樓上全體包下來。這才是真正的闊氣。可以叫樓下人看看你的手面。你看如何。錢恆如一想。倒也不錯。人家在戲館外面。什麼人曉得我這麼闊氣呢。所以也就答應了童子鈞的主張。童子鈞又問道。你包了下來。打算請什麼人看戲呢。錢恆如答道。我也正在躊躇。沒有這許多人啊。我的親友也並不多。天天請他們。他們也未必高興。不相識的人。我當然不會去請他們。童子鈞想了一回。說道。我看你還是請妓女去看戲。她們就是天天看戲。也不會厭的。你從前包過她們一個月。現在請她們看看戲。也是應有之事啊。恆如聽了。非常贊成。其實童子鈞別有用意。他以為妓女是戲館裏的裝飾品。妓女越多。生意越會好。這麼一談定。當真錢恆如把歌舞臺從王豔仙登臺一天起。樓上全包一個



月。那些老看客定不到包廂。曉得此番的王豔仙一定是個名角。而且不是三天五天包廂沒有空。竟一個月內毫無方法可想。於是大家一向看樓上的紛紛向樓下定座。樓下定去了十之八九。自然每夜不到七點鐘已經客滿。要關鐵柵門了。第一夜的戲迷傳生日淨丑。樣樣多玩到。看得臺下人個個滿意。第二夜鎖雲囊。上鐵條耍刀。一舉一動。彩聲不絕。第三夜那童子鈞編的新戲。天上人間。王豔仙演來也很出色。情節又十分有趣。其中有一段。天上天仙都化了人。到凡間來做了青衣花旦。天上仙界地方只剩一個柳樹精了。他因為生得面貌奇醜。不能化爲小白臉。後來獨自在天上偷吃了月裏嫦娥留下的仙丹。柳樹精也能變成漂亮面孔。降下凡間來。可惜他出身不高尙。所以不能在戲臺上清歌妙舞。去做青衣花旦。僅不過做一個塗脂抹粉的像姑。在凡間出醜。這一段情節。真令



人噴飯。歌舞臺的生意十分發達。自然王艷仙第二個月有連下去的希望。她們母女二人歡天喜地。兀自感激童子鈞。現在她們已不住在華夏旅館四十三號。由歌舞臺的團主替她們另行租了房子了。因為第一天王艷仙得到的花籃銀盾等等。足足要堆一房間咧。旅館中那裏容得下童子鈞見自己的乾女兒紅到如此。自然天天到臺上去替她捧熱水瓶也願意。那花錢的大老官錢恆如。過了一個月。結一結帳。銀行裏只剩三萬存款了。他就開了三張支票。每張一萬元。都得一個月期。自己便不住在親戚家中。搬到華夏旅館去住了。他身上只穿一件布長衫。已經舊了。旅館裏見他沒有行李。要他先付一點房錢。帳房先生叫茶房對錢恆如一說。錢恆如生氣道。你們別瞧不起人。當我錢大爺拏不出錢麼。茶房陪笑道。不是我的意思。帳房先生叫我來的。錢恆如喝道。混蛋。你去把帳房



先生叫來。那知茶房對帳房先生一說。帳房先生怎麼會曉得那穿舊布長衫的。便是包全市妓女一個月。燒去兩條巷房子的大闊客呢。所以他不去。對茶房說。你去叫他來。茶房對錢恆如一說。錢恆如氣得臉都青了。急忙趕到帳房裏。叫道。你們不相信我麼。帳房先生對他一瞧。說道。沒有什麼相信不相信。這是我們的規矩。不帶行李的。房金要先惠。恆如道。我今天沒有零錢。便怎麼樣。帳房先生冷笑道。沒有零錢。我可以找給你。你十元的鈔票也好。百元的鈔票也行。錢恆如聽了。就在身邊摸出一張一萬元的支票來。授與他道。先付一天的房錢。一元二毛。請你找九千九百九十八元八毛。那帳房先生一看。倒也呆了。眼睛對恆如看看。忽然說道。日期還有一個月咧。怎麼可以用。恆如就說。那末等我住滿了一個月。付你三十六元好了。你不信。我可以把這張支票存在你處。你給我一張收



條好了。帳房先生說。支票有空頭的。我不要。錢恆如說。你收了可以叫人到銀行裏去查一查啊。帳房先生到了這步地位。曉得他不是假的。當真收下來。再差人到銀行裏去查了。錢恆如一個人無聊。便到路上來躑躅。走過一家衣服鋪子。他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。大不像樣。便進去打算買一件綢長衫。揀好了之後。穿穿試試。也覺配身。談定了價錢。他就說。你欠一欠給我。緩日送來。那店夥面孔一板道。我們認也不認得你。怎麼可以欠帳呢。錢恆如就說。不欠就不欠。他身邊再拏出一張一萬元的支票來。授與那店夥。店夥一見。十分吃驚。說道。太多啊。錢恆如說。太多。你可以找給我。那店夥就不像方才那麼傲慢了。說道。數目太大。小店裏找不出。錢恆如笑道。你找不出。我雖不認得你。我倒可以欠給你。那店夥似乎不信。兀自笑嘻嘻的不開口。錢恆如道。你的做生意。倒也奇怪。我要欠你的。你



不肯。我願意欠給你。你又不要。我身邊只有這一張支票。叫我怎麼買你這件長衫呢。那店夥這麼一看。曉得錢恆如的確有錢。並不是想騙衣服。卽道。如此。你把衣服拏去罷。支票可以不必付。等你有零錢的時候再付好了。錢恆如笑道。如此說法。你仍舊是欠給我。萬一我永遠不來付。豈不是。是你天天晚上要睡不着了。所以我長衫也不要了。說罷。錢恆如回身就走。那店夥一想不好。這麼一來。不但一件長衫的生意沒有做成。再要失去一個大主顧。那裏可以如此呢。他卽忙過來。一把拖住錢恆如。說道。笑話。先生你只管拏去好了。府上住在那裏。我可以打發人送去。錢恆如便回轉身來道。不錯。我不買你的。便是我有意來尋開心了。你一准替我送去罷。我住在華夏旅館二十四號。這一張支票。你不妨拏去。先到銀行裏去問一問。問明了。然後再送。方才你不相信我。此刻我很相信你。願意把



價值一萬的支票交給你。只消拏你一張收條好了。那店夥當真出一張收條給錢恆如說。長衫立刻可以送往華夏旅館去的。錢恆如離了那衣店。在街上走走。覺得肚子餓了。便找到一家館子。踏將進去。一到樓上。正在找坐位。忽然見有一個人立起來招呼道。恆如兄。這裏來罷。恆如一看此人。臉上貼着橡皮膠。一時也認不出是何人。再一看。原來是那位善吃白食的貝小川。他今天怎麼一個人在此地自己破鈔獨吃呢。再一看他桌上。已經吃得杯盤狼籍。小川接着道。現在是上市的時候。沒有地方了。就在這裏拚桌罷。恆如便坐將下來。問道。你一個人麼。小川說。還有一個朋友。他去出恭去了。小川便把堂倌叫來。替恆如點了幾樣菜。恆如便問他道。臉上爲何貼了橡皮膠。小川道。不要說起。我天天和孫夢渭在一起。看他釣魚。我也有些羨慕起來。想學他釣魚。那知我一時不當心。把漁



竿舉起來。一只魚鈎恰巧攢到我面孔上。把我的鼻子也撞破了。所以貼的橡皮膠。恆如笑道。不弄慣的事。還是不去弄的好。小川道對啊。我還有。一次釣魚。磕睡起來。還跌入水中去咧。二人談了一下。恆如的菜已來。恆如就吃了。小川問道。你的保鏢的呢。怎麼今天沒有來。恆如笑道。我自。從雇用了保鏢的。我的生命。就一天危險一天。現在不用保鏢的。我倒自。由自在。隨便走到那裏去。決沒有人來注意我了。所以我非把我的財產。一齊用光。我總不能安穩度日。二人且談且吃。錢恆如也把肚子吃飽了。他便問貝小川道。你的朋友去出恭。怎麼還不來。小川笑道。實不相瞞。我。們兩個人來吃東西。吃完了之後。一摸身邊。大家都沒有錢。所以他是回。去拏錢的。到此刻還不來。恐怕不會來的了。恆如笑着道。這何用客氣。我。來一起算好了。說罷。把堂倌叫來。問他多少錢。堂倌說。一起在內。四元七。



毛二分。錢恆如身邊又掣出那第三張一萬元的支票來。說付到櫃上去罷。於是他與貝小川一同下樓。堂倌高聲喊四元七毛二分。錢恆如把支票給掌櫃的。掌櫃的吃了一驚。他不好說太大。便道。我們支票不收的。錢恆如笑道。不收麼。我們兩個人身邊一個錢都沒有了。不收。你肯放我們走麼。正在爲難之際。小川見是一萬元的支票。便對掌櫃的說。你不要得罪人。你可曉得這是什麼人。這就是包過全市妓女一個月。燒過兩條巷房屋的錢富翁啊。掌櫃的對恆如身上看看。似乎不像。然而一萬元的支票。確是他掣出來的啊。小川又道。你收好了。找不出。不要緊。決不要你今天就找。我們可以天天來吃。小川說罷。便對恆如道。走罷。我們存在這裏。先付了錢。我們每天來吃。好不好。恆如點點頭。小川就與他走出來。掌櫃的也不做聲了。小川便問他爲什麼用這樣一萬元的支票。恆如說。這



也是我一種痛快有趣的遊戲。見他們找不出錢。我覺得是非常好玩的。恆如又告訴他自己的全財產。只剩三張一萬元的支票。今天出來一趟。已經都不在身邊了。便把方才的情形。詳細說了一遍。小川說。很好啊。你擔心什麼。你三萬元放在身邊。還有危險。此刻一一給了人家。你就沒有累了。住在華夏旅館。每天一元二毛錢的房間。每月只有三十六元。你付了一萬元。只消把利息來抵房錢好了。你身上要穿衣服。一年四季的。都可以到那方才的衣舖裏去拏。一日三餐。自然到方才那館子裏去吃。你一個嫌寂寞。我還可以天天奉陪。我看這兩項也都不過是用利息就夠了。恆如道。只管用利息。那時我的財產永無用完之日。我必須另想別法。二人談談笑笑。已到華夏旅館。忽見那帳房先生恭恭敬敬。向恆如道。錢先生。我們主人說。房錢儘可以滿了。月再付。支票請收了罷。恆如道。滿了。



月我仍舊沒有另錢。怎麼辦法。帳房先生笑道。只管再住下去好了。恆如收了支票。二人到房間裏去時。忽然茶房領一個人來。恆如一看。便是方才那衣店中的夥計。他說。長衫我自己送來了。他又拏出一個摺子來說。以後先生要什麼衣服。把摺子來拏好了。支票奉還。恆如笑道。一定你到銀行裏去一問。曉得這支票靠不住。所以退還我了。那店夥再三道歉而去。小川道。我們晚上再到那館子裏去吃夜飯。包你那一張支票。也要還你了。他們情願欠給你。決不肯拏你一萬元的。恆如笑道。如此說來。被我。把三張支票。拏他們一嚇。現在倒變成可以白食白穿白住了。二人談了一回。陶子良來訪錢恆如。三個人便談起跑馬的話來。小川說道。子良兄。我聽說你新近大發其財。叫我好羨慕啊。子良道。別羨慕罷。再要羨慕。你也要走頭無路。小川急問何故。不知陶子良說出什麼話來。且聽下回。



分解

樂

第十八回

三〇三

程 瞻 廬 著 滑 稽 香 豔 長 篇

唐 祝 文 周 四 傑 傳

本書著者程瞻廬先生——

年紀雖老 文筆極新！

寫出來的俏皮文字 看了誰都要噴飯！

你看——他把一部的三笑彈詞

變成這樣一部妙盡妙絕的滑稽小說——

無一句不好笑 無一回不好笑

全書六十萬字 可換六十萬聲笑

你能看了下面兩回不笑麼？——

現在趕印

全書洋裝八冊
定價大洋七元

特價四元二角

函購寄費
二角三分



第十九回 打鼓老報仇洋盤打傷 軟骨人治病玉皇軟化

却說貝小川羨慕陶子良因跑馬而發財。陶子良大以爲不然。小川問他何故。陶子良道。在跑馬場裏玩。也是一種專門學問。我們玩慣的人。本來沒有什麼大進出。贏雖不多。輸也有限。有時放出眼光來。只要運道好。却是可以發財。不過我們踏進去的時候。並沒有發財的觀念。完全爲對於跑馬有趣味罷了。但是那些偶然玩玩的人。就不同。他們對於跑馬毫無趣味。他們的目的就是發財。所以所得的結果。也與我們相反。竟不是少贏少輸。乃是不贏而大輸。就像敵友劉康甫。便是一個好例。小川忙道。劉康甫麼。此人我也認得。他怎麼樣。子良說。我與他本來不很接近。近來就爲了做東包全市妓女的事。託他去接洽了一下。因此他常和我見面。恰巧他曉得我在跑馬裏頭贏得了一萬多元。他便要學我了。打聽了我的



祕訣。想去嘗試。他雖然也是單買不出名的馬。然而每跑馬一次。他着實要送掉許多錢。從來也沒有贏到過一次。此刻把前前后后輸掉的計算起來。已經有七八千了。倘使就此不幹。那末已往的錢。永遠撈不回來。再幹下去呢。又好比送入無底袋內去。沒有限制的。豈不是走頭無路麼。小川聽了。笑道。總而言之。千萬不要去學人家。劉康甫學你買跑馬票。便輸得苦不勝言。我去學孫夢渭釣魚。跌到河裏不算數。還要把魚鈎摘破鼻子。錢恆如接着道。我要去學童子鈎捧角。包了一個月全體的包廂。也毫無意思。陶子良道。不然。你是例外的。你的目的。在送掉金錢。不是真的捧角啊。就是真的捧角。誰不花錢。世上再也沒有捧角的那麼笨了。費了金錢。費了精神。還要替唱戲的做奴隸。試問得到些什麼。就像此番童子鈎在王豔仙身上。請客咧。奔走咧。也用了有七八百元。所得到的。不過一聲



乾爺而已。叫乾爺有什麼好處。叫我是做濕爺都不高興。別說乾爺。貝小川忽然想起一件事來。說道。學童子鈞捧角而失敗的。倒不是恆如兄。却另外有一個妙人。此人非別。就是童子鈞未來的甥婿卜麟生。他仗着自己年輕貌美。便只管與王豔仙接近。雖稱捧角。其實無非想吊膀。并且贈給王豔仙許多飾物。有一天晚上。出毛病了。卜麟生從王豔仙那邊出來。走到冷靜所在。忽然黑暗中閃出七八個男子。來扭住卜麟生。把他一頓老拳。打到遍體受傷。嚇得他下次再也不敢去接近王豔仙了。陶子良一聽。問道。什麼人打他的。難道是他未婚妻陸麗玉吃醋。特地請母舅童子鈞派人打的麼。小川道。不對。只因歌舞臺有一個打鼓的。叫桂林。他與王豔仙很有些意思。王豔仙也曉得吃戲飯的。只好嫁給吃戲飯的。將來一夫一妻。倒是幸福。萬一嫁到富家去做一個姨太太。那就苦了。她有了這



樣的覺悟。所以對於桂林的好意。非常的肯接受。大家差不多已經默許了。不料忽然來了這一個小滑頭卜麟生。兀自不離王豔仙左右。於是桂林只得下一記毒手。一頓打得他性命送去半條。恆如笑道。童子鈞幸虧把乾爺二字遮在前面。否則也有被桂林飽以老拳的資格。小川道。童子鈞到底也年紀大了。而且他的確是熱心捧角。並沒有什麼邪念。就是他捧男角兒。唱花旦的。他也從來沒有不規矩的舉動。再說在這一天的下午。那劉康甫。向老婆面前請了假。到自己店裏去辦事。臨行。老婆對他說。昨天你回來遲了一分鐘。我還沒有和你算帳。今天倘使你再遲了。我就要咬去你一塊肉。你且摸摸你的左臂上痛不痛。劉康甫便唯唯而退。他一到外面。便把右手摸摸左臂。怎麼不痛。這是半個月前。因為老婆聽康甫說夢話。夢話之中。康甫有一句話。觸犯了她了。什麼話呢。只有三個字。



是好姐姐。他老婆曉得康甫對於我，並沒稱過好姐姐。這三個字，一定稱呼一個不正當的女性的。所以劉家奶奶恨極了。也不等他醒了再行問明。就把他左臂上咬了一口。竟把肉也咬去。他至今還痛着。這一天康甫去後。劉家奶奶聽得門口喊賣籐拍。他一想。打丈夫的傢伙。我嫁來的時候。箱了裏有三十六根朱漆棍的。現在一齊斷了。正沒有相當的傢伙。倒不如用籐拍來代替罷。平時還可以拍拍被頭。所以她走將出來。喚住了賣籐拍的。向他買了一個最結實的。付了錢。那賣籐拍的就此去了。她正要回進去的時節。忽然門口走過一個頭陀。胸口掛着一個大木魚。閣閣的敲着。他一見劉家奶奶。便高聲叫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。劉家奶奶對那頭陀看時。那頭陀也向劉家奶奶一瞧。似乎現出很驚慌的神氣。一雙眼睛動也不動的凝視着。劉家奶奶不免有些着急了。那頭陀再踏上



一步對劉家奶奶道。可怕啊。到這時候。劉家奶奶當真嚇起來了。頭陀喝道。大禍臨頭。可憐你還不悟啊。劉家奶奶一聽。急得面如土色。問那頭陀道。請問我有什麼大禍呢。頭陀道。你有心向善。我自然可以救你。且到裏面去談。劉家奶奶一聽。即忙領頭陀到裏面客堂中。頭陀坐定了。然後說。我能望氣。我看你頭上的氣色不對。你在三天之內。必定要死在一樣鐵器上。劉家奶奶聽了。嚇得魂不附體。央求頭陀道。你說可以救我。不曉得怎樣的救法啊。頭陀道。我且來替你查查原因。再說。頭陀說完。閉目不動。歇了半晌。睜開眼睛來。說道。我替你查明白了。你要三天內。死於非命。原因在不敬丈夫。劉家奶奶道。這是冤枉的。因為我丈夫年輕識淺。喜歡在外面不規矩。我做老婆的。不得不管束管束他。管束得嚴了一點。人家往往說我不敬丈夫了。頭陀道。丈夫如何可以管得。像你這樣的人。應當叫



丈夫來管你。怎麼你反而可以去管丈夫。完全不對。天字出頭。才成夫字。可見丈夫比天還高。你怎麼可以不敬重他呢。劉家奶奶聽了。呆呆不語。那頭陀又道。你時常虐待他。咒罵他。毆打他。可是有的。這一點就觸犯了上天之怒。現在已經判定你。要在三天之內死了。總而言之。因果報應。本有一定。你一向若不欺侮丈夫。現在也決不會得到這種報應。劉家奶奶聽了。垂淚哀求道。那末千萬請你搭救我。才是。你有大神通。大法力。必定能够叩求上天。赦我的罪惡。那頭陀說道。上天定下了罪。誰也不能挽救的。無論有怎樣的大神通。大法力。總不能違背上天的意思。劉家奶奶這時候真着急得不得了。她竟放聲大哭。跪在頭陀面前。要他施救。頭陀笑道。我難以救你。實在我還沒有救你的力量。你既如此肯改過向善。我來介紹一個人給你。此人才是真能救你的人。劉家奶奶聽了。便連連叩頭。



問他何人。頭陀道。解鈴還得繫鈴人。你既爲不敬重丈夫。獲罪於天。那末只要你以後改變脾氣。把不敬丈夫。改爲恭敬丈夫。豈不是上天見你改惡從善。就可以赦你的罪孽麼。所以可以救你的。不是別人。就是你自己。你快些求求你自己。勸她以後敬重丈夫罷。劉家奶奶問道。我敬重了丈夫。上天就能够赦我三天內不死麼。頭陀點頭稱是。劉家奶奶再問道。我曾經虐待他。咒罵他。毆打他。一切罪孽。都能消滅了麼。頭陀道。你要消滅。非常容易。只消你給他虐待。給他咒罵。給他毆打。就完了。頭陀說罷。便立起來道。說話已完。我要去咧。他頭也不回。竟往外面去了。劉家奶奶驚魂未定。兀自望着他後影出神。這頭陀到了街上。也不往別處。就趕到劉康甫店裏。恰巧見劉康甫在店堂裏。頭陀走上去說道。劉先生請了。劉康甫見是一個素不相識的頭陀。並且曉得我姓劉。倒也有些奇怪。正要開口。



那頭陀道。有一句話要奉告。康甫一聽有話。便引他到客堂裏。問他何事。頭陀道。我看先生身上。有一奇病。康甫搖頭道。身體強健。向無疾病。頭陀道。不然。這奇病。現在我雖看得出。你自己却不知道。到一朝發作。就無可挽回了。若要醫治。務須趁早。康甫便問病在那裏。頭陀道。其病叫做軟骨病。到那時節。混身骨頭。都能發軟。變成和筋肉一樣。當然不能坐立行動。只好躺在床上。成一個肉糰子了。康甫一聽。自然擔心。說道。師父既知此病。必能醫治無疑。可否請師父救我。頭陀道。只要有這決心。就非常容易。待我先來試試。你有救沒有救。頭陀說罷。舉起右手來。對他臉上一記巴掌。康甫陪笑道。師父別與我開頑笑。頭陀嘆一口氣道。病根深了。我是打你巴掌。怎麼說是開頑笑。你吃了巴掌。應當很生氣。怎麼還會對我笑嘻嘻。真沒救了。康甫一聽得沒救。便着急起來。拖住了頭陀的衣服。要他



醫治。頭陀說：你這人太沒有剛強之氣了。人家打了你，你應當還打。才對一味退讓。自然要成軟骨病了。軟骨病也不能長久。過了一年半載，也就死了。現在我問你：你到底要活命，不要活命？康甫連聲道：要的，要的。頭陀道：你自己要活命，就容易。但是要牢記我的說話，不可退縮。從今天起，你一天到晚要練習剛強之氣。剛強之氣一練熟，軟骨病當然消滅。練習剛強之氣，用女子做對手，尤為相宜。所以你回到家中，對於你夫人，必須實地練習。康甫一聽，似乎非常為難。頭陀道：不打緊。現在第一步，只消對於夫人說話响亮，舉動粗暴，就夠了。練習稍熟，進行到第二步，是不受管束，不聽命令。將來程度漸高，可以罵老婆，打老婆，暢所欲言。現在想想，真是可怕。那裏做得到？其實到那時，逐步逐步的循序漸進，不知不覺的，可以進步了。你牢牢記着我的說話罷。他說完，把手中一個拂塵，向空中一拂。



就此大踏步去了。頭陀趕往彌陀寺。在四金剛後面一換衣服。便成一個老樂了。那劉康甫見頭陀去後。細細把他的話一想。倒喜歡起來了。他平日常常想我的一生。除了老婆的脾氣十分凶悍外。竟毫無缺點。我那老婆若聽改變脾氣。那是我眞無上之快樂了。不料方才聽那頭陀一說。才知我身上已得可怕的暗疾。這暗疾的原因。也全由我懦弱而來。我的懦弱。並非生來就是如此。也可以說是我的老婆把我養成的。所以我從今天起。改變脾氣。要放出大丈夫的氣概來。這却有兩種好處。一來。可以救我的疾病。延長我的生命。二來。可以征服我老婆。增進我家庭的幸福。我今天既下了這決心。一定要幹了。康甫想定主意。便一股勇氣的趕回去。不料走到半路。對錶上一看。不好了。與老婆約定的時刻。已經過了一刻。他頓時心裏慌張起來。方才的什麼主意。一齊付諸九霄雲外去了。他急



急忙趕回去。將要到家裏時，遠遠一望，見自己門口有一女子立着，不
好了。我過了時，老婆已經等不及，她趕到門外來候我了。康甫更爲着急。
一走到門口，正要陪罪，忽見老婆笑嘻嘻的說道：你外面事情忙，何必早
回來呢。康甫一聽，有些莫名其妙，而且有兩年多沒有見過的夫人的笑
容。今天忽然出現了。康甫好生奇怪啊。二人走到裏面，康甫正要坐下去
時，老婆急忙過來說：天氣熱了，你把長衣服脫下來罷。說着，她自己來替
康甫解紐子，把長袍子脫去。康甫心裏反而着急起來了。一想，她這麼依
順我，叫我如何可以練習剛強之氣。可見我的病是沒救了。她偏偏今天
變了。康甫坐下來時，劉家奶奶便端了一杯茶過來，說：口渴了，喝一杯茶
罷。康甫看看這平日惡言相問的夫人，今天忽然十分柔順，倒有些覺得
好玩。自己便要得步進步了。他把一杯茶一飲而盡，然後把空杯授與夫



人。夫人忙道。再要喝麼。有的有的。夫人卽忙再去倒茶。倒好了茶。她急急趕過來。不知怎麼一來。忽然一脫手。把茶杯落在地上。碎的一響。杯子碎做幾片。茶流得滿地。夫人很担心似的對康甫道。這都是我不小心。請你打我幾下罷。說着她去把方才買的籐拍拏來。授與康甫。康甫從來也不曉得女人是可以打的。現在夫人既授給他。他頓時好奇心大發。當真舉起籐拍來。對夫人身上輕輕的打了一下。見夫人並不發怒。他於是胆子大了。再重重的在她屁股上打一下。見她仍舊不生氣。劉康甫真是快樂極了。想不到我今生今世。也會有打她的日子。我能打了她。她就不能再打我了。康甫又想。我爲着軟骨病起見。爲着練習剛強之氣起見。這兩下一定還不够。大可以再打幾下。於是舉起籐拍來。又要想打她了。再一想。似乎覺得太殘忍罷。嬌滴滴的一個女子。怎麼只管受得起我的籐拍呢。



而且我方才打了兩下。她雖很服從。但是此刻多打了。她萬一受不住。不要依舊放出老脾氣來。那就我的計畫。全功盡棄了。所以康甫這麼想定。就並不再打。不過找一個落場勢。高聲道。你以後。還敢這樣不小心。打碎茶杯麼。劉家奶奶平心靜氣的說道。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萬一仍舊有這種事。我願受重責。於是劉康甫放去籐拍。非常快活的去享他那甜蜜的家庭幸福了。再說有一天。朱浣雲與母親清早起來。忽然有人叩門。原來是金家村差來報喜信的。少奶奶生了一個小官官了。朱老太太一聽喜得。眉花眼笑。兀自念佛。浣雲也十分快活。於是與母親商量道。此刻不妨打發此人先行回去。我料理料理。下半年也可以動身了。其時滌雲尙高臥未起。一得喜信。也急急起來。老太太到房裏去提出一個包來。交與夏媽打發來的人道。我上次託賣柴人帶到金家村去的舊尿布和菜食等物。



大約已經送到了。你對我家少奶奶說。小孩子應當要用舊尿布。因爲新布太硬。怕要擦痛我孫子的屁股的。這一個包。你今天帶去。裏頭是幾件小兒衣服。還有一塊火腿。是給少奶奶吃的。再有兩罐牛奶。萬一自己沒有奶。且拏來應應急。過幾天。再雇用奶媽。老太太打發此人去後。便到家堂灶前去點香燭。浣雲對母親與滌雲說。校內今天放暑假。我本來打算明天動身。那知已經來不及了。好在我東西不多。只有幾本破書。我去住這麼兩個月。要開學時再回來了。到那時自然把錦文與孩子一起帶來。咧。浣雲再託付了滌雲幾句話。然後說。我此刻到校中。去行了畢業禮。直接赴鄉下去了。否則怕要來不及。浣雲說罷。急匆匆的去了。朱浣雲自從夫人錦文到了金家村去後。他並非從沒去探望過。在三個月之前。他趁着春假的當兒。特地雇了一隻船。到金家村去探望夫人。因爲預先已寫



信給她了。所以她打發夏媽到船邊來領路。浣雲一上岸十分有興。因爲他對於鄉村本來頗有趣味。一向要想村居。又因着家庭和學校的關係。竟無從入手。此刻上了岸。跟夏媽前去。只見臨水人家。竹籬茅舍。三三兩兩。幽雅極了。可惜自己沒福。不能久居鄉間。他一到夏媽家裏。見矮屋三間。也別有風味。錦文已在簷前凸着肚子迎接。浣雲第一句就對夫人說。這幾個月。被你享盡清福了。一到裏面。方知陸麗玉小姐今天身體不舒服。躺在床。上。浣雲便與夫人夏媽。向四周遊玩一番。在夏媽西面相離不過數十丈的地方。有一家鄉下人家。也是小屋三兩間。後面有幾竿修竹。前面有一灣清溪。浣雲便問夏媽道。這一家人家。也是種田的麼。夏媽點頭道。他們祖上一向是種田的。現在棄了行。去做汽車夫了。欲知朱浣雲爲何問他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回 幾箱書本潤老百金 四個饅頭樂公萬歲

却說朱浣雲在金家村見一所農家房屋。一間夏媽方知屋主已經拋棄耕種。去做汽車夫了。浣雲道。現在裏頭有人住着麼。夏媽道。一家四口。都搬到城裏去住了。他們本來有幾畝田種種。倒也可以過活。那阿方的母舅。本來做汽車夫的。他就叫阿方也去學開車。家裏的田。就由阿方的老婆耕種。倒也很好。阿方在城裏一住三四個月。就要叫老婆搬去住。起初老婆還不高興。自從第二年新年裏。阿方把老婆領到城裏去一玩。阿方的老婆便羨慕虛榮。不願再住在鄉下。帶着兩個小孩子。搬到城裏去住了。田地已經租給人家種。房屋是空關着。夏媽講完。又向浣雲道。不曉得他們夫妻倆什麼算盤。自己家裏現現成成的房屋不住。反出了租金住到城裏去。浣雲對那一所房屋。兀自看着。夫人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。說



道。你一向有村居的志願。自己雖沒有力量造別墅。何不就把這一所房屋租下來住。好在他們空着。一定肯租的。浣雲搖頭道。很難罷。家裏怎麼樣。夫人說。這幾年和從前不同。弟弟長大了。家裏可以由他侍奉母親啊。浣雲道。校裏怎麼樣。夫人微笑道。你還不曉得麼。再過四個月。這裏可以通長途汽車了。這不比得船。往來很便的。聽說一點鐘工夫可以到了。朱浣雲一聽。頓時高興起來了。說道。這倒很好。我把這一所房屋租了下來。等你生下孩子來。我們二人就搬進去。過我們的鄉村生活。家裏有弟弟。況且弟弟也快結婚了。老太太如果高興。接她來住住也很好。夫人道。你把校裏的事務和功課整理整理。不必每天去。一星期去這麼四天。閒來做做稿子。讀讀書。不是達了你一向的目的了麼。浣雲聽了。恨不能立刻就和屋主人去開談判。他即忙問夏媽道。這房子肯租麼。夏媽說道。你們



當真要租了房子住在鄉下。何必去租這一所呢。我來領你們去看一所好的。包你們一定合意。於是夏媽又領二人穿來穿去。忽然走到一所別墅門前。只見上面有歸廬二字。外面一帶短牆。裏頭是一所小洋房。夏媽道。這一所房子。是當初一位師長造的。後來那位師長。在湖南打仗死了。就沒有人來住過。聽說他家的確肯租掉。現在一個種花樹的住在裏面看守着。你們等一下。我去叫那種花樹的來開了門。不妨進去看看。裏面連木器傢伙都完備的。浣雲一看這一所小洋房。俗惡不堪。那裏有方才阿方那幾間矮屋來得有天然真趣呢。浣雲夫婦曉得夏媽誤會了意思了。浣雲對夏媽道。我們不用看得我的意思。倒不如去租方才阿方的那一所房屋。夏媽聽了。似乎不懂他的意思。錦文道。姑爺怕房錢太貴。所以不敢住洋房。還是阿方那鄉下房子或者可以使得。浣雲接下去問夏媽



道。你可曉得阿方肯租不肯租。夏媽說。租當然肯租的。浣雲便問道。那末他每月要租多少錢。夏媽一聽。躊躇道。這倒我沒有打聽過。大概不會貴的。歇了一下。夏媽說。姑爺。你當真要租了阿方的屋子到鄉下來住住。那末容易得很。你不用來打聽我。只消………浣雲搶着道。他家還有什麼人在這裏麼。夏媽搖頭道。不對的。阿方在城裏錢百萬家裏開汽車。你回到了城裏。你去找他。自己詳詳細細問他好了。浣雲點頭道。原來就在錢恆如家裏開汽車。那是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去找他。三人玩了一下。回到夏媽家裏。陸麗玉躺着。浣雲始終沒有瞧見。這一天。浣雲在夏媽家裏吃午飯。雖是兩三樣蔬菜。浣雲因爲全是新鮮的。所以格外的覺得好吃。他又說。住在鄉下。別說別的好處。就是天天有新鮮的菜吃。已經有趣了。浣雲吃了飯。不敢耽擱。就回去了。因爲他第二天校中還有事。過了



幾天。他走過錢恆如家門口。便到門房中去打聽阿方。那裏曉得看門的告訴他。主人已經不高興坐汽車。汽車也賣掉了。所以阿方也歇去了。朱浣雲聽了。躊躇了一下。又問道。你可曉得阿方現在在那裏做生意。看門的說。這我不曉得。不過他家住在金龍街。倒很容易找的。浣雲問多少門牌。那看門的道。門口有一家裁縫店的。一問就容易明白。朱浣雲便退將出來。走到金龍街去一尋。居然尋到一家裁縫店。朱浣雲便走上去問一個裁縫道。這裏可有一個叫阿方的住着。那裁縫聽了。口中念了一聲阿方。便問道。做什麼生意的。浣雲就說開汽車的。裁縫點頭道。有的有的。開汽車的在樓上。浣雲即忙從裁縫們的背後穿過去。走到裏面。上了樓梯。見樓上隔做幾間。也不曉得那一間是阿方住的。只見晒台上也搭了一間房子。有一個老太婆坐在那裏補襪子。浣雲便問道。開汽車的阿方住



在那裏。老太婆對朱浣雲一看。似乎很怪訝。怎麼你這着長袍子的人。會趕到這裏來。她應道。阿方麼。他住在下面啊。浣雲一想。上了方才裁縫的當了。他怎麼對我說是樓上呢。於是他回下來。再到樓梯下面。這一所房子。雖祇有一幢。樓下把客堂間和天井。做了裁縫店。那客堂背後。樓梯下面。却另有一間房間。浣雲望進去。見床上有一個男子躺着。浣雲想此人。莫非就是阿方。所以他忙問那男子道。開汽車的阿方。住在此地麼。那男子聽了。不做聲。用手對上面一指。浣雲一想。糟了。到底在樓上麼。爲什麼。老太婆對我說在樓下呢。真是胡鬧。他只得再行上樓。不料他剛走到樓梯的一半。忽然樓梯旁邊一扇小門裏。鑽出一個婦人的頭來。問道。你找阿方麼。浣雲一看。原來方才那男子躺着的房間上面。還有一間閣樓。這閣樓的出入之門。便在半樓梯閣樓上面。才是樓板。浣雲恍然大悟。曉得



這閣樓之中。乃是阿方的寓所。所以樓下人說他住在上面。樓上的說他住在下面了。原來他住得不上不下。從樓梯的中段出入的。浣雲見那婦人一問。便答道。是啊。阿方可在家。那婦人道。阿方不在家。吃茶去了。浣雲便問在那裏吃茶。那婦人道。就在巷口的茶館內。浣雲道。那末我去找他。那婦人還很殷勤的道。進來坐坐再去啊。浣雲一想。真不得了。還能夠進去坐坐麼。浣雲就此下去。走到路上一想。那婦人當然是阿方的老婆了。他們自己家裏。有很寬大的房子。四面還有餘地。空氣清新。樹木繁茂。他們偏偏不要住。喜歡到城裏來。花了很貴的房租。來租一間五六尺高八九尺見方的房間。這是什麼意思呢。然而我看看他們六七家人家擠在一起。似乎很苦。在他們自己的意思。說不定還是很樂啊。浣雲走到巷口。居然把那茶館找到。他又想。我與阿方素不相識。怎樣去找他呢。浣雲一



踏進去。看了一眼。曉得樓上他決不會去。一定在樓下。便去問堂倌道。你可曉得一個開汽車的阿方。堂倌道阿方麼。你看那邊水缸蓋上喝茶的就是啊。浣雲望過去。當真有一個人。在樓梯底下一只水缸的蓋上喝茶。他卽忙走過去問道。你可是叫阿方。那人訝道。是的。有什麼事。浣雲就說。我從金家村來。曉得你家裏一所房子空關着。所以要問你肯租去麼。阿方聽了。很高興。說道。有人要租。再好也沒有。我自己實在不要住了。現在住慣了城裏。自然更不要了。城裏樣樣都有。真便利啊。浣雲道。那末你打算租多少錢一個月。阿方想了一想。說。價錢麼。隨便好了。鄉下房子。也不值錢的。算他每月三元罷。浣雲聽了。一口應承。便與阿方談定。從下一個月起租。今天先付定銀若干。浣雲再把自己與夏媽的關係說了一遍。這一天。浣雲回去。就把租定屋子的事。寫信通知夫人。並且叫夏媽打掃起



來。一面他再把此事告訴母親。說是爲着要著作。非有一個安靜的地方不可。所以朱浣雲在這三個月內。已在那裏一一預備。有便人下鄉。就帶些應用的東西下去。自己打算一放暑假。就此實行鄉村生活。好在快通長途汽車了。想不到離暑假還有一天。夫人忽然生產。自己就不得不提早下鄉了。浣雲這一次一趕到金家村。先看產母身體很好。他就放心了。夏媽便抱了孩子給他看。并且說。眼睛像姑爺。鼻子像姑爺。連頭髮都像姑爺。這一天。見陸麗玉依然躺在床上。夏媽再領浣雲到新屋中去。見一都已預備得周周到到。晚上浣雲便住在新屋中。第二天。夫人問他慣不慣。他說。除了缺乏電燈。其餘就沒有什麼不慣。錦文夫人又歇了半個月。也就搬往新屋中去居住。其時陸麗玉的病。一天好一天。浣雲見他居然起來了。又過了兩三星期。麗玉要回家去了。因爲病已大好。決不會再



發了。雖面容尙瘦。此外一些沒有什麼了。到了她回去的一天。城裏派船來接。實在自從朱浣雲一到金家村。時慧聲便不便來探訪麗玉。所以麗玉要早早回去了。她回到家中。父親母親見他病已全愈。自然快活。問起錦文回來了沒有。麗玉便把朱氏夫婦久居鄉間的話說了一遍。陸潤初聽了。倒也覺得有趣。打算要去看看他們的生活狀態。所以過了半個月。陸潤初夫婦二人。帶着麗玉。同到金家村去玩耍。參觀朱氏夫婦的新生活。陸潤初是久居城市的人。偶然來到鄉間。頓時眼前換了一副景象。自然有趣。三個人先在夏媽家裏休息一回。陸太太只管和夏媽談鄉下的事。陸潤初獨自走到外面去觀賞四面風景。歇了一下。他回進去。身邊摸出一枝鉛筆。一册小簿來。伏在桌上。兀自寫着。他方才已經做了七八首鄉村雜詠。現在正在錄出來。麗玉笑着對潤初道。父親怎麼忘了。在此地



只自做詩。今天我們是來參觀朱氏的村居生活的啊。麗玉一催。潤初方始停了筆立起來。於是由夏媽領路到朱家去。四個人剛走到他們門口。見一個新雇來的奶媽。正抱着那小孩子。在那裏吃乳。麗玉就把帶來的。一件送給小孩子的禮物。交與奶媽。乃是一個金項圈。朱氏夫婦聽得有客到來。便出來迎接。陸麗玉向浣雲介紹。大家到裏面坐下。陸潤初見他們竹椅板榻。大有趣味。一樣一樣的向朱浣雲打聽。浣雲見他也喜歡鄉村風味。便問他何不也在鄉下住住。潤初答道。我一聽小女說起足下的計畫。就覺得此事非常風雅。不過我想雖好。怕一時沒有相當的地方罷。浣雲道。老伯如果是暫時的話。那末夏媽家裏也大可以住得。若要長久。此地有一所現成的別墅。不妨買他下來。潤初問在何處。浣雲說。相去不遠。我們何妨去看看。於是浣雲與夏媽領着她們三人而去。錦文沒有去。



他們到那師長的別墅中。由種花樹的領了一看。潤初很爲滿意。而且登樓一望。風景更佳。潤初出來。就託夏媽去向前途探聽價錢。愈快愈妙。這一天。潤初回去後。歇不到三天。夏媽就有回音來。說價錢極便宜。只消八千五百元。於是由夏媽從中奔跑了幾次。陸潤初居然把那一所別墅買成了。潤初自然高興。打算早日搬去。但是夫人不願去。麗玉雖可以到了金家村。天天看見自己的兒子。然而不容易與時慧聲晤面了。所以推托道。我到了那邊。就會想起病中的情形來。不高興去。結果陸潤初獨自前去。只帶了一個書童。潤初下鄉的時候。帶了十幾箱書。扛的人覺得很重。以爲裏面是什麼值錢的東西了。因此附近一帶。議論紛紛。說那洋房裏住了一個富翁了。於是在第五天晚上。就出一件事。陸潤初的別墅中。來了六七個強盜。把潤初和書童一齊捆了起來。各處的搜尋。被他們尋得



一百三十多元鈔票而去。但是到了第二天。主僕二人依然纏着。村中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家裏被盜。到底離開四周的人家。還有許多路咧。所以在上半年還是沒有人發覺。直到正午時分。恰巧浣雲上一天約潤初到他那邊去吃飯的。此刻不見他到來。自然要去看。一到那邊。方始大吃一驚。急忙替他們鬆了綁。再把口中塞的東西拏去。見潤初已經暈過去了。問了書童。浣雲方才明白一切。急急施救。總算把潤初就救醒的。潤初吃了這一番苦。不敢再羨慕鄉村生活了。他就在這一天。特地包了一輛長途汽車。回家去了。從此再也不來。要託人把那一所別墅賣掉了。但是朱浣雲往在金家村。依然無恙。他們除了有時帶着小孩子去到城裏探望母親外。仍舊享他們的清福。再說彌陀寺金剛殿上的老樂。他天天在簷下唱唱歌。捉捉虱。有一天。他忽然去買了四個饅頭來。很快樂的坐在



階沿上大嚼。他自做乞丐以來。天天去向人家討東西來吃。拏錢出去買食物。今天實在是第一次咧。他今天爲什麼要如此浪費呢。實在因爲快樂過度。自己一時高興。便花幾個錢去買了饅頭來。算是祝賀自己的。是祝賀自己的成功。他一壁吃饅頭。一壁在那裏想一件件自己成功的成績。那些一向不能達到樂境的人。現在因着我的計畫。一個個都達到目的。各人有各人的快樂了。陸潤初每一個月有幾張邵秋風的畫。得到他還想什麼。因着他一樂。那不交時的窮畫師沈仲逸。居然他夫人在銀行裏立了一個儲蓄摺子。那摺子上的數字。一天一天在那裏多起來了。同時貧兒院中。院長不必到外面去募捐。每月有人寄款子去。吃得那班骨瘦如柴的小孩子。個個身體強壯了。秦伯常先生。做着議員。在開會時大發議論。他真覺得鋒頭最健了。朱老太太相信買魚來放了生。所以會



得孫子。現在有了孫子。她更高興放生。同時一位雅人孫夢涓。天天有很大的魚。在自己家中池子裏釣出來。真比掘藏都快樂。那位專吃白食的貝小川。又因夢涓釣上的魚不斷。他杯中的酒也不斷了。還有那時慧聲與陸麗玉。把肚中一塊肉完全消滅得干干淨淨。名譽上一些沒有損害。也快樂到極點了。卜麟生仍舊娶得陸麗玉爲妻。常笙伯依然與綺雲同居。兩對夫妻。也各有各的樂趣。朱錦文女士。抱了兒子去見婆婆。從此不受婆婆的冷言冷語。也有說不出的快樂。朱浣雲以村居爲樂。汽車夫阿方。以城居爲樂。這兩個人易地而居。反有樂境。朱滌雲與秦紅珠的婚姻。已經成就。回想當時。樂不可言。童子鈞與王豔仙。互相利用。互相尋樂。錢恆如把最後的三萬元也揮霍完了。當然去做一個古董店夥。身體自由。毫無危險。其樂決非局外人所能知道。俞崇一把無人請教的幾百幢房



子在兩三天內租完。真是睡夢中也會樂得笑出來的。陶子良看定了一匹蹩腳馬而發財。劉康甫收伏了一只雌老虎而享受家庭幸福。二人心理雖不同。其樂則一。這些人各有快樂的目標。自己對着自己的目標走。大有樂此不疲之勢。假使要兼向他人的目標走。就容易走到樂的背面去。所以貝小川要釣魚。就弄破鼻子。卜麟生捧角。便飽受老拳。劉康甫買跑馬票。立刻負債。陸潤初效學朱浣雲。竟會遇盜。可見自己有自己的樂園。不可任意亂走的。其實他們這些人。雖是各人已經踏進自己的樂園。要講到他們這些人種種的快樂。決計及不到老樂一個人的快樂。老樂的快樂。雖很簡單。他在簷下唱唱歌。捉捉虱。他覺得可以勝過世上一切榮華富貴。比什麼都樂。而且要比他們各人的樂。樂得長久而沒有變化。爲什麼呢。他們的樂是沒有限止的。老樂的樂是永遠滿足的。因爲他們



的樂沒有限止。便不免要樂得太過度了。常言道得好。叫做樂極生悲。萬一生了悲。他們的樂。就及老樂的樂來得永久而沒有變化了。所以在一年後的事。竟是出乎老樂意料之外的。陸潤初的財產。漸漸變成了字畫。一個小富翁。生活倒很難起來了。秦伯常爲着鬧賄選的事。大受輿論攻擊。他已氣出病來。孫夢渭有一天。一根魚骨刺在喉間。痛苦非常。過了三天。醫生才用手術在喉間開了刀。取出魚骨來。但是器械上不干淨。後來變了病。不到一個月。就一命嗚呼了。貝小川早已患了胃病。只好天天吃粥。貧兒院裏老院長去世後。被一個帳房先生。捲了二萬基本金逃走。一班小孩子。弄得飢寒交迫了。時慧聲與陸麗玉的事。不知怎樣被一張小報上。把他們的秘密一齊載出來。鬧得滿城風雨。卜麟生不去干涉麗玉的品行。麗玉竟會邀慧聲到家裏來。一同叉麻雀。麟生難受極了。常笙



伯與綺雲二人都生了楊梅瘡。幾乎透頂。沈仲逸夫人貪了利息大。將款子存入一家滑頭銀行中。忽然銀行倒了。分文無着。朱老太太含飴弄孫。有一天太快活了。一笑把下顎笑了下來。雖裝了上去。從此常常會落下來了。朱浣雲往在鄉間。夏天蚊虫太多。秋間得了癆疾之症。過了兩三年還沒有治好。錦文夫人不替小孩子早種牛痘。忽然傳染了天花。急急治療。僥倖沒有送命。但是面孔上變了麻子了。滌雲夫婦因伯常不肯把財產分與女兒。便和秦伯常打了幾年官司。童子鈞爲着王豔仙與某小報大開筆戰。因此豔仙反多了許多冤家。於是她母親與童子鈞相罵起來。割斷乾爺乾女的關係了。錢恆如有一次買進了一大批古董。足值了二萬光景。後來曉得全是假貨。他賠不起。主人把他歇了。汽車夫阿方家裏。有一夜半夜裏裁縫店裏起火。燒起來。阿方夫妻急急逃走。他老婆從樓



梯上跳下來，便跳斷了一根腳骨。陶子良用買跑馬票的方法去做交易，所生意蝕本蝕得負了幾千債務。俞崇一爲加租問題，與房客聯合會相持不下。有半年沒有收房錢。劉康甫見夫人不管他，便得步進步。娶了一個姨太太。不到三個月，被她席捲而逃。這許多許多人，一個也逃不了。樂極生悲的公式，只有老樂十年如一日，依然很樂的在簷下吃飽了冷飯。唱歌捉捉虱，真是樂哉樂哉。無論何人都沒有他樂得長久而沒有變化。正是

自尋樂境

便是幸福

若無樂趣

人淡如菊



樂

第二十回

樂之過度
甚於鴆毒
我勸世人
俱應知足

三四〇

